

程

紅樓夢卷九十三

第九十三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甄家僕投弄賈家門

水月菴掀翻風月案

却說馮紫英去後賈政門上的人來吩咐道今日臨安伯那裡來請吃酒知道是甚麼事門上的人道奴才會問過並沒有甚麼喜慶事不過南安王府裡到了一班小戲子都說是個名班伯爺高興唱兩天戲請相好的老爺們瞧瞧熱鬧熱鬧大約不用送禮的說着賈赦過來問道明日二老爺去不去賈政道承他親熱怎麼好不去的說着門上進來回道衙門裡書辦來請老爺明日上衙門有堂

派的事必得早些去買政道知道了說着只見兩個管屯
裡地租子的家人走來請了安磕了頭旁邊站着賈政道
你們是郝家莊的兩個答應了一聲賈政也不往下問竟
與賈赦各自說了一回話見散了家人等秉着手燈送過
賈赦去這裡賈璉便叫那管租的人道說你的那人說道
十月裡的租子奴才已經趕上來原是明日可到誰知
京外拿車把車上的東西不由分說都掀在地下奴才告
訴他說是府裡收租子的車不是買賣車他更不管這些
奴才叫車夫只管拉着走幾個衙役就把車夫混打了一
頓硬扯了兩輛車去了奴才所以先來回報求爺打發個

人到衙門裡去要了來纔好再者也整治整治這些無法
無天的差役纔好爺還不知道呢更可憐的是那買賣車
客商的東西全不顧掀下來趕着就走那些趕車的但說
句話打的頭破血出的賈璉聽了罵道這個還了得立刻
寫了一個帖兒叫家人拿去向拿車的衙門裡要車去并
車上東西若少了一件是不依的快叫周瑞周瑞不在家
又叫旺兒旺兒晌午出去了還沒有回來賈璉道這些忘
八羔子一個都不在家他們終年間吃糧不管事因吩咐
小廝們快給我找去說着也回到自己房裡睡下不題且
說臨安伯第二天又打發人來請賈政告訴賈赦道我是

衙門裡有事理兒要在家等候拿車的事情也不能去倒
是大老爺帶寶玉應酬一天也罷了賈赦點頭道也使得
賈政遣人去叫寶玉說今日跟大老爺到臨安伯那裡聽
戲去寶玉喜歡的了不得便換上衣服帶了焙茗掃紅鋤
藥三個小子出來見了賈赦請了安上了車來到臨安伯
府裡門上人回進去一會子出來說老爺請於是賈赦帶
着寶玉走入院內只見賓客喧闐賈赦寶玉見了臨安伯
又與眾賓客都見過了禮大家坐着說笑了一回只見一
個賞班的拿着二本戲單一個牙笏向上打了一個千兒
說道求各位老爺賞戲先從尊位點起挨至賈赦也點了

一齣那人回頭見了寶玉便不向別處去竟搶步上來打
個千兒道求二爺賞兩齣寶玉一見那人面如傅粉唇若
塗砂鮮潤如出水芙蓉飄揚似臨風玉樹原來不是別人
就是蔣玉函前日聽得他帶了小戲兒進京也沒有到自
己那裡此時見了又不好站起來只得笑道你多早晚來
的蔣玉函把手在自己身子上一指笑道怎麼二爺不知
道麼寶玉因眾人在坐也難說話只得胡亂點了一齣蔣
玉函去了便有幾個議論道此人是誰有的說他向來是
唱小旦的如今不肯唱小旦年幾也大了就在府裡掌班
頭裡也改過小生他也儂了好幾個錢家裡已經有兩三

個鋪子只是不肯放下本業原舊領班有的說想必成了家了有的說親還沒有定他倒掌定一個主意說是人生配偶關係一生一世的事不是混鬧得的不論尊卑貴賤總要配的上他的纔能所以到如今還並沒娶親寶玉暗忖度道不知日後誰家的女孩兒嫁他要嫁着這樣的人材兒也算是不辜負了那時開了戲也有崑腔也有高腔也有弋腔梆子腔做得熱鬧過了晌午便擺開桌子吃酒又看了一回賈赦便欲起身臨安伯過來留道天色尙早聽見說蔣玉函還有一齣占花魁他們頂好的首戲寶玉聽了已不得賈赦不走於是賈赦又坐了一回果然蔣玉

函扮着秦小官伏侍花魁醉後神情把這一種憐香惜玉的意思做得極情盡致以後對飲對唱纏綿繡繡寶玉這時不看花魁只把兩支眼睛獨射在秦小官身上更加蔣玉函聲音响亮口齒清楚按腔落板寶玉的神魂都唱了進去了直等這齣戲進場後更知蔣玉函極是情種非尋常戲子可比因想着樂記上說的是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所以知聲知音知藥有許多講究聲音之原不可不察詩詞一道但能傳情不能入骨自後想要講究講究音律寶玉想出了神忽見賈赦起身主人不及相留寶玉没法只得跟了回來到了家中賈赦自回那邊去

了寶玉來見賈政賈政纔下衙門正向賈璉問起拿車之事賈璉道今日叫人拿帖兒去知縣不在家他的門上說了這地本官不知道的並無牌票出去拿車都是那些混帳東西在外頭撒野擠訛頭既是老爺府裡的我便立刻叫人去追辦包管明日連車連東西一并送來如有半點差遲再行稟過本官重重處治此刻本官不在家求這裡老爺看破些可以不用本官知道更好賈政道既無官票倒底是何等樣人在那裡作怪賈璉道老爺不知外頭都是這樣想來明日必定送來的賈璉說完下來寶玉上去見了賈政問了幾句便叫他往老太太那裡去賈璉因爲

昨夜叫空了家人出來傳喚那起人多已伺候齊全賈璉罵了一頓叫大管家賴升將各行檔的花名冊子拿來你去查點查點寫一張諭帖叫那些人知道若有並未告假私自出去傳喚不倒貽誤公事的立刻給我打了擡出去賴升連忙答應了幾個是出來吩咐了一回家人各自留意過不幾時忽見有一個人頭上戴着禮帽身上穿着一身青布衣裳脚下穿着一雙撒鞋走到門上向衆人作了一個揖衆人拿眼上上下下打諒了他一番便問是那裡來的呢那人道我自南邊甄府中來的并有家老爺手書一封求這裡的爺們呈上尊老爺衆人聽見他是甄府上來

續修系林夢
的纔站起來讓他坐下道你乏了且坐坐我們給你回就
是了門上一面進來回明賈政呈上來書賈政拆書看時
上寫着

世交夙好氣誼素敦迨仰檐帷不勝依切弟因菲材獲
譴自分萬死難償幸邀寬宥待罪邊隅迄今門房凋零
家人星散所有奴才包勇向會使用雖無奇技人尙慤
實儻使得備奔走餬口有資屋烏之愛感佩無涯矣專
此奉送餘容再敘不宣

賈政看完笑道這裡正因人多甄家倒薦人來又不好却
的吩咐門上叫他見我且留他住下因材使用便了門上

出去帶進人來見賈政便磕了三個頭起來道家老爺請
老爺安自己又打個干兒說包勇請老爺安賈政回問了
甄老爺的好便把他上下一瞧但見包勇身長五尺有零
肩背寬肥濃眉爆眼磕額長髯氣色粗黑垂着手站着便
問道你是向來在甄家的還是在過幾年的包勇道小的
的原不肯出來只是家爺再四叫小的出來說是別處你
不肯去這裡老爺家裡只當原在自己家裡一樣的所以
小的來的賈政道你們老爺不該有這事情弄到這樣的
田地包勇道小的本不敢說我們老爺只是太好了一味

的真心待人反倒招出事來賈政道真心是最好的了包勇道因爲太真了人人都不喜歡討人厭煩是有的賈政笑了一笑道既這樣皇天自然不負他的包勇還要說時賈政又問道我聽見說你們家的哥兒不是也叫寶玉麼包勇道是賈政道他還肯向上巴結麼包勇道老爺若問我們哥兒倒是一段奇事哥兒的脾氣也和我家老爺一個樣子也是一味的誠實從小兒只管和那些姐妹們在一處頑老爺太太也狠打過幾次他只是不改那一年太太進京的時候哥兒大病了一場已經死了半日把老爺幾乎的急死裝裏都預備了幸喜後來好了嘴裡說道走

到一座牌樓那裡見了一個姑娘領着他到了一座廟裡見了好些櫃子裡頭見了好些冊子又到屋裡見了無數女子說是多變了鬼怪似的也有變做骷髏兒的他嚇急了便哭喊起來老爺知他醒過來了連忙調治漸漸的好了老爺仍叫他在姐們妹一處頑去他竟改了脾氣了好着時候的頑意兒一概都不要了惟有念書爲事就有甚麼人來引誘他他也全不動心如今漸漸的能設幫着老爺料理些家務了賈政默然想了一回道你去歇歇去罷等這裡用着你時自然派你一個行次兒包勇答應着退下來跟着這裡人出去歇息不提一日賈政早起剛要上

衙門看見門上那些人在那裡交頭接耳好像要使賈政知道的是的又不好明回只管咕咕唧唧的說話賈政叫上來問道你們有什麼事鬼鬼祟祟的門上的人回道奴才們不敢說賈政道有什麼事不敢說的門上的人道奴才今日起來開門出去見門上貼着一張白紙上寫着許多不成事體的字賈政道那裡有這樣的事寫的是甚麼門上的人道是水月菴裡的腌臢話賈政道拿給我瞧門上的人道奴才本要揭下來誰知他貼的結實揭不下來只得一面抄一面寫剛纔李德揭了一張給奴才瞧就是那門上貼的話奴才們不敢隱瞞說着呈上那帖兒賈政

接來看時上面寫着

西貝草斤年紀輕水月菴裡管尼僧一個男人多少女
窩娼聚賭是陶情不肖子弟來辦事榮國府內出新文
賈政看了氣得頭昏目暈趕着叫門上的人不許聲張悄悄叫人往甯榮兩府靠近的夾道子牆壁上再去找尋隨即叫人去喚賈璉出來賈璉即忙趕至賈政忙問道水月菴中寄居的那些女尼女道向來你也查考查考過沒有賈璉道沒有一向都是芹兒在那裡照管賈政道你知道芹兒照管得來照管不來賈璉道老爺既這麼說想來芹兒必有不妥當的地方兒賈政歎道你瞧瞧這個帖兒寫

的是甚麼賈璉一看道有這樣事麼正說着只見賈蓉走來拿着一封書子寫着二老爺密啟打開看時也是無頭榜一張與門上所貼的話相同賈政道快叫賴大帶了三四輛車子到水月菴裡去把那些女尼女道士一齊拉回來不許泄漏只說裡頭傳喚賴大領命去了且說水月菴中小女尼女道士等初到菴中沙彌與道士原係老尼收管日間教他些經懺已後元妃不用也便習學得懶怠了那些女尼子們年幾漸漸的大了都有個知覺了更兼賈芹也是風流人物打量芳官等出家只是小孩子性兒便去招惹他們那知芳官竟是真心不能上手便把這心

腸移到女尼女道士身上因那小沙彌中有個名叫沁香的和女道士中有個叫做鶴仙的長得都甚妖嬈賈芹便和這兩個人勾搭上了閑時便學些絲絃唱個曲兒那時正當十月中旬賈芹給菴中那些人領了月例銀子便想起法兒來告訴衆人道我爲你們領月錢不能進城又只得在這裡歇着怪冷的怎麼樣我今日帶些菓子酒大家吃着樂一夜好不好那些女孩子都高興便擺起桌子連本菴的女尼也叫了來惟有芳官不來賈芹喝了幾杯便說道要行令沁香等道我們都不會到不如搗拳能誰輸了喝一杯豈不爽快本菴的女尼道這天剛過晌午混嚷

混喝的不像且先喝幾鍾愛散的先散去誰愛陪芹大爺的回來晚上儘了喝去我也不管正說着只見道婆急忙進來說快散了罷府裡賴大爺來了眾女尼忙亂收拾便叫賈芹躲開賈芹因多喝了幾杯便道我是送月錢來的怕甚麼話猶未完已見賴大進來見這般樣子心裡大怒爲的是賈政吩咐不許聲張只得含糊裝笑道芹大爺也在這裡呢麼賈芹連忙站起來道賴大爺你來作什麼賴大說大爺在這裡更好快快叫沙彌道士收拾上車進城官裡傳呢賈芹等不知原故還要細問賴大說天色不早了快快的好趕進城眾女孩子只得一齊上車賴大騎着

大走騾押着趕進城不提却說賈政知道這事氣得衙門也不能上了獨坐在內書房歎氣賈璉也不敢走開忽見門上的進來稟道衙門裡今夜該班是張老爺因張老爺病了有知會來請老爺補一班賈政正等賴大回來要辦賈芹此時又娶該班心裡納悶也不言語賈璉走上去說道賴大是飯後出去的水月菴離城二十來里就趕進城也得二更大今日又是老爺的幫班請老爺只管去賴大來了叫他押着也別聲張等明日老爺回來再發落儻或芹兒回來也不用說明看他明日見了老爺怎麼樣說賈政聽來有理只得上班去了賈璉抽空纔要同到自己房

中一面走着心裡抱怨鳳姐出的主意欲要埋怨因他病
着只得隱忍慢慢的走着且說那些下人一人傳十傳到
裡頭先是不見知道卽忙告訴鳳姐鳳姐因那一夜不好
懨懨的總沒精神正是惦记鐵檻寺的事情聽說外頭貼
了匿名揭帖的一句話嚇了一跳忙問赤的是甚麼平兒
隨口答應不留神就錯說了道沒要緊是饅頭菴裡的事
情鳳姐本是心虛聽見饅頭菴的事情這一唬直唬怔了
一句話沒說出來急火上攻眼前發暈咳嗽了一陣哇的
一聲吐出一口血來平兒慌了說道水月菴裡不過是女
沙彌女道士的事奶奶着甚麼急鳳姐聽是水月菴纔定

了定神說道呸糊塗東西到底是水月菴呢是饅頭菴平
兒笑道是我頭裡錯聽了是饅頭菴後來聽見不是饅頭
菴是水月菴我剛纔也就說溜了嘴說成饅頭菴了鳳姐
道我就知道是水月菴那饅頭菴與我甚麼相干原是這
水月菴是我叫芹兒管的大約刻扣了月錢平兒道我聽
着不像月錢的事還有些腌臢話呢鳳姐道我更不管那
個你二爺那裡去了平兒說聽見老爺生氣他不敢走開
我聽見事情不好我吩咐這些人不許吵嚷不知太太們
知道了麼但聽見說老爺叫賴大拿這些女孩子去了且
叫個人前頭打聽打聽奶奶現在病着依我竟先別管他

們的閒事正說着只見賈璉進來鳳姐欲待問他見賈璉一臉的怒氣暫且裝作不知賈璉飯沒吃完旺兒來說外頭請爺呢賴大回來了賈璉道芹兒來了沒有旺兒道也來了賈璉便道你去告訴賴大說老爺上班兒去了把這些個女孩子暫且收在園裡明日老爺回來送進宮去只叫芹兒在內書房等着我旺兒去了賈芹走進書房只見那些下人指指點點不知說甚麼看起這個樣兒來不像宮裡要人想着問人又問不出來正在心裡疑惑只見賈璉走出來賈芹便請了安垂手侍立說道不知道娘娘宮裡即刻傳那些孩子們做什麼叫姪兒好起幸喜姪兒今

日送月錢去還沒有走便同着賴大來了二叔想來是知道的賈璉道我知道甚麼你纔是明白的呢賈芹摸不着頭腦兒也不敢再問賈璉道你幹得好事把老爺都氣壞了賈芹道姪兒沒有幹什麼菴裡月錢是月月給的孩子們經懺是不忘記的賈璉見他不知又是平素常在一處頑笑的便歡口氣道打嘴的東西你各自瞧瞧去罷便從靴掖兒裡頭拿出那個揭帖來擲與他瞧賈芹拾來一看嚇得面如土色說道這是誰幹的我並沒得罪人爲甚麼這麼坑我我一月送錢去只走一輪並沒有這些事若是老爺回來打着問我姪兒便該死了我母親知道更要打

死說着見沒人在旁邊便跪下去說道好叔叔救我一救兒罷說着只管磕頭滿眼流淚賈璉想道老爺最惱這些要是問准了有這些事這場氣也不小鬧出去也不好聽又長那個貼帖兒的人的志氣了將來偕們的事多着呢到不如趁着老爺上班兒和賴大商量着若混過去可以就沒事了現在沒有對証想定主意便說你別瞞我你幹的鬼鬼祟祟的事你打諒我都不知道呢若要完事就是老爺打着問你你一口咬定沒有纔好沒臉的起去罷叫入去喚賴大不多時賴大來了賈璉便與他商量賴大說這芹大爺本來鬧的不像了奴才今兒到宅裡的時候他

們正在裡面喝酒呢帖兒上的話是一定有的賈璉道芹兒你聽賴大還賴你不成賈芹此時紅漲了臉一句也不敢言語還是賈璉拉着賴大央他護庇護庇只罷說是芹哥兒在家裡找來的你帶了他去只說沒有見我明日你求老爺也不用問那些女孩子了竟是叫了媒人來領了去一賣完事果然娘娘再要的時候兒咱們再買賴大想來鬧也無益且名聲不好就應了賈璉叫賈芹跟了賴大爺去罷聽着他教你你就跟着他說罷賈芹又磕了一個頭跟着賴大出去到了沒人的地方兒又給賴大磕頭賴大說我的小爺你太鬧的不像了不知得罪了誰鬧出這

個亂兒你想想誰和你不對罷賈芹想了一想忽然想起
一個人來未知是誰下回分解

評曰

不法胥役之指官擾累與不肖子弟之籍勢放縱無
異故以縣役搶車爲賈芹鬧事作陪襯

寶玉忖度誰家女兒得嫁蔣玉函不爲辜負豈知嫁
玉函者卽是自己平日最愛最親之婢女是側筆映
照法

賈府無數美婢惟襲人得所玉函占花魁一齣是正
筆映照法

寫包勇身材相貌便是有武藝氣象

甄家抄沒是賈府前車今賈府禍事不遠故借薦來
包勇口中提明

包勇述說甄寶玉病中夢醒忽然改變性情惟知念
書爲事且能料理家務賈政便默想一回試思賈政
因何默想絕不再問中間暗藏無限情事讀者須心
領神會勿被作者瞞過

沁香鶴仙已被賈芹勾上其餘女尼女道亦俱放縱
不堪獨芳官一人涅而不淄人固可愛可敬文亦省
却無數累筆

水月菴平兒誤說饅頭菴以致鳳姐驚昏嘔血不是
平兒口誤却是暗中有鬼

第八十六回至九十三回一大段應分五小段八十
六七回爲一段寫薛蟠之以賄翻案妙玉之以色走
魔中間夾敘黛玉撫琴引起下文八十八回爲一段
敘住兒悍僕伏異時中舉糾盜之根八十九回爲一
段寫寶黛癡情九十九十一回爲一段敘夏金桂之
淫蕩邢岫煙之涵養薛寶釵之持重九十二三回爲
一段寫巧姐幼慧賈芹敗事中間夾敘母珠聚散甄
家抄沒引出賈府不祥諸事

卷終

紅樓夢卷九十四

第九十四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宴海棠賈母賞花妖

失通靈寶玉知奇禍

話說賴大帶了賈芹出來一宿無話靜候賈政回來單是
那些女尼女道重進園來都喜歡的了不得欲要到各處
逛逛明日預備進宮不料賴大便吩咐了看園的婆子並
小廝看守惟給了些飯食却是一步不准走開那些女孩
子摸不着頭腦只得坐着等到天亮園裡各處的了頭雖
都知道拉進女尼們來預備宮裡使喚却也不能深知原
委到了明日早起賈政正要下班因堂上發下兩省城工

續修系相
估銷冊子立刻要查核一時不能回家便叫人回來告訴
賈璉說頗大回來你務必查問明白該如何辦就如何辦
了不必等我賈璉奉命先替芹兒喜歡又想道若是辦得
一點影兒都沒有又恐賈政生疑不如回明二太太討個
主意辦去便是不合老爺的心我也不至甚擔干係主意
定了進內去見王夫人陳說昨日老爺見了揭帖生氣把
芹兒和女尼女道等都叫進府來查辦今日老爺沒空問
這裡不成體統的事叫我來回太太該怎麼便怎麼樣我
所以來請示太太這件事如何辦理王夫人聽了詫異道
這是怎麼說若是芹兒這麼樣起來這還成僧們家的人

了麼但只是這個貼帖兒的也可惡這些話可是混嚼說
得的麼你倒底問了芹兒有這件事沒有呢賈璉道剛纔
也問過了太太想別說他幹了沒有就是幹了一個人幹
了混帳事也肯應承麼但只我想芹兒也不敢行此事知
道那些女孩子娘娘一時要叫的儻或鬧出事來怎麼樣
呢依姓見的主見要問也不難要問出來太太怎麼個辦
法呢王夫人道那些女孩子在那裡賈璉道都在園裡鎖
着呢王夫人道姑娘們知道不知道賈璉道大約姑娘們
也都知道是預備宮裡頭的話外頭並沒提起別的來王
夫人道很是這些東西一刻也是留不得的頭裡我原要

打發他們去來着都是你們說留着好如今不是弄出事
來了麼你竟叫賴大把那些女人帶出細細的問他本家
有人沒有將文書查出花上幾十兩銀子僱隻船派個妥
當人送到本地一槩連文書發還了也落得無事若是爲
着一兩個不好個個都押着他們還俗那又太造孽了若
在這裡發給官媒雖然我們不要身價他們弄去賣錢那
裡顧人的死活呢芹兒呢你便狠狠的說他一頓除了祭
祀喜慶無事叫他不用到這裡來看仔細碰在老爺氣頭
兒上那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並說與帳房兒裡把這一
項錢糧檔子銷了還打發個人到水月菴說老爺的諭除

了上墳燒紙若有本家爺們到他那裡去不許接待若再
有一點不好風聲連老姑子一並攆出去賈璉一一答應
了出去將王夫人的話告訴賴大說是太太主意叫你這
麼辦去辦完了告訴我回去太太你快辦去罷回來老爺
來你也按着太太的話回去賴大聽了便道我們太太真
正是個佛心這班東西還着人送回去既是太太好心不
得不挑個好人芹兒竟交給二爺開發了罷那個貼帖
兒的奴才想法兒查出來重重的收拾他纔好賈璉點頭
說是了卽刻將賈芹發落賴大也趕着把女尼等領出按
着主意辦去了晚上賈政回家賈璉賴大回明賈政賈政

本是省事的人聽了也便撻開手了獨有那些無賴之徒聽得賈府發出二十四個女孩子出來那個不想究竟那些人能殼回家不能未知着落亦難虛擬且說紫鴿因黛玉漸好園中無事聽見女尼等預備宮內使喚不知何事便到賈母那邊打聽打聽恰遇着鴛鴦下來閒着坐下說閒話提起女尼的事鴛鴦詫異道我並沒有聽見回來問問二奶奶就知道了正說着只見傳試家兩個女人過來請買母的安鴛鴦要陪了上去那兩個女人因賈母正睡晌覺就與鴛鴦說了一聲兒回去了紫鴿問這是誰家差來的鴛鴦道好討人嫌家裡有了一個女孩兒生得好些

便獻寶的是的常常在老太太面前誇他家姑娘長得怎麼好心地怎麼好禮貌上又能說話兒又簡絕做活計兒手兒又巧會寫會算尊長上頭最孝敬的就是待下人也

是極和平的來了就編這麼一大套常常說給老太太聽我聽着狠煩這幾個老婆子真討人嫌我們老太太偏愛聽那些個話老太太也罷了還有寶玉素常見了老婆子便狠厭煩的偏見了他們家的老婆子便不厭煩你說奇不奇前兒還來說他們姑娘現有多少人家兒來求親他們老爺總不肯應心裡只要和偕們這種人家作親纔肯一回誇獎一回奉承把老太太的心都說活了紫鴿聽了

呆便假意道若老太太喜歡爲甚麼不給寶玉定了呢
鴛鴦正要說出原故聽見上頭說老太太醒了鴛鴦趕着
上去紫鵝只得起身出來回到園裡一頭走一頭想道天
下莫非只有一個寶玉你也想他我也想他我們家的那
一位越發癡心起來了看他的那個神情兒是一定在寶
玉身上的了三番五次的病可不是爲着這個甚麼這家
裡金的銀的還鬧不清若添了一個甚麼傅姑娘更了不
得了我看寶玉的心也在我們那一位的身上聽着鴛鴦
的說話竟是見一個愛一個的這不是我們姑娘白操了
心了嗎紫鵝本是想看着黛玉往下一想連自己也不得主

意了不免掉下淚來要想叫黛玉不用瞎操心呢又恐怕
他煩惱若是看着他這樣又可憐見兒的左思右想一時
煩躁起來自己啐自己道你替人耽甚麼憂就是林姑娘
真配了寶玉他的那性情兒也是難伏侍的寶玉性情雖
好又是貪多嚼不爛的我倒勸人不必瞎操心我自己纔
是瞎操心呢從今已後我盡我的心伏侍姑娘其餘的事
全不管這麼一想心裡倒覺清淨回到瀟湘館來見黛玉
獨自一人坐在炕上理從前做過的詩文詞稿抬頭見紫
鵝進來便問你到那裡去了紫鵝道我今兒瞧了瞧姐姐
們去黛玉道敢是我襲人姐姐去麼紫鵝道我找他做甚

麼黛玉一想這話怎麼順口說了出來反覺不好意思便
啐道你找誰與我甚麼相干倒茶去罷紫鵲也心裡暗笑
出來倒茶只聽見園裡的一疊聲亂嚷不知何故一面倒
茶一面叫人去打聽回來說道怡紅院裡的海棠本來萎
了幾顆也沒人去澆灌他昨日寶玉走去瞧見枝頭上好
像有了膏朵兒是的人都不信沒有理他忽然今日開得
很好的海棠花眾人咤異都爭着去看連老太太太太都
鬩動了來瞧花兒呢所以大奶奶叫人收拾園裡敗葉枯
枝這些人在那裡傳喚黛玉也聽見了知道老太太來便
更了衣叫雪雁去打聽若是老太太來了卽來告訴我雪

雁去不多時便跑來說老太太太太好些人都來了請姑
娘就去罷黛玉略自照了一照鏡子掠了一掠髻髮便扶
着紫鵲到怡紅院來已見老太太坐在寶玉常臥的榻上
黛玉便說道請老太太安退後便見了邢王二夫人回來
與李紈探春惜春邢岫烟彼此問了好只有鳳姐兒因病
未來史湘雲因他叔叔調任回京接了家去薛寶琴跟他
姐姐家去住了李家姐妹因見園內多是李嬪娘帶了在
外居住所以黛玉今日見的只有數人大家說笑了一回
講究這花開得古怪賈母道這花兒應在三月裡開的如
今雖是十一月因節氣遲還算十月應着小陽春的天氣

這花開因爲和暖是有的王夫人道老太太見的多說的是也不爲奇邢夫人道我聽見這花已經萎了一年怎麼這回不應時候兒開了必有個原故李紈笑道老太太與太太說得都是據我的糊塗想頭必是寶玉有喜事來了此花先來報信探春雖不言語心內想此花必非好兆大凡順者昌逆者亡草木知運不時而發必是妖孽只不好說出來獨有黛玉聽說是喜事心裡觸動便高興說道當初田家有荆樹一顆三個弟兄因分了家那荆樹便枯了後來感動了他弟兄們仍舊歸在一處那荆樹也就榮了可知草木也隨人的如今二哥哥認真念書舅舅喜歡那

顰兒也就發了賈母王夫人聽了喜歡便說林姑娘比方得有理狠有意思正說着賈赦賈政賈環賈蘭都進來看花賈赦便道據我的主意把他砍去必是花妖作怪賈政道見怪不怪其怪自敗不用砍他隨他去就是了賈母聽見便說誰在這裡混說人家有喜事好處甚麼怪不怪的若有好事你們享去若是不好我一個人當去你們不許混說話賈政聽了不敢言語赳赳的同賈赦等走了出來那賈母高興叫人傳話到廚房裡快快預備酒席大家賞花叫寶玉環兒蘭兒各人做一首詩誌喜林姑姑的病纔好不要他費心若高興給你們改改對着李紈道你們都

陪我喝酒李執答應了是便笑對探春笑道都是你鬧的
探春道饒不叫我們做詩怎麼我們鬧的李執道海棠社
不是你起的麼如今那顆海棠也要來入社了大家聽着
都笑了一時擺上酒菜一面喝着彼此都要討老太太的
歡喜大家說些興頭話寶玉上來斟了酒便立成了四句
詩寫出來念與賈母聽道

海棠何事忽摧墮 今日繁花爲底開

應是北堂增壽考 一陽旋復占先梅

賈環也寫了來念道

草木逢春當出芽 海棠未發候偏差

人間奇事知多少 冬月開花獨我家

賈蘭恭楷謄正呈與賈母命李執念道

煙凝媚色春前萎 霜浥微紅雪後開

莫道此花知識淺 欣榮預佐合歡盃

賈母聽畢便說我不大懂詩聽去倒是蘭兒的好環兒做
得不好都上來吃飯罷寶玉看見賈母喜歡更是興頭因
想起晴雯死的那年海棠死的今日海棠復榮我們院內
這些人自然都好但是晴雯不能像花的死而復生了頓
覺轉喜爲悲忽又想起前日巧姐提鳳姐要把五兒補入
或此花爲他而開也未可知却又轉悲爲喜依舊說笑賈

母還坐了半天然後扶了珍珠回去了王夫人等跟着過來只見平兒笑嘻嘻的迎上來說我們奶奶知道老太太在這裡賞花自己不得來叫奴才來伏侍老太太們還有兩疋紅送給寶二爺包裹這花當作賀禮襲人過來接了呈與賈母看賈母笑道偏是鳳了頭行出點事兒來叫人看着又體面又新鮮很有趣兒襲人笑着對平兒道回去替寶二爺給二奶奶道謝要有喜大家喜賈母聽了笑道噯呀我還忘了呢鳳了頭雖病着還是他想的到送得也巧一面說着衆人就隨着去了平兒私與襲人道奶奶說這花開得奇怪叫你鉸塊紅紬子掛掛便應在喜事

上去了以後也不必只管當做奇事混說襲人點頭答應送了平兒出去不題且說那日寶玉本來穿着一裏圓的皮襖在家歇息因見花開只管出來看一回賞一回歎一回愛一回的心中無數悲喜離合都弄到這顆花上去了忽然聽說賈母要來便去換了一件狐腋節袖罩一件元狐腿外褂出來迎接賈母匆匆穿換未將通靈寶玉掛上及至後來賈母去了依舊換衣襲人見寶玉脖子上沒有掛着便問那塊玉呢寶玉道纔剛忙亂換衣摘下來放在炕桌上我沒有帶襲人回看桌上並沒有玉便向各處找尋踪影全無嚇得襲人滿身冷汗寶玉道不用着急少不

得在屋裡的問他們就知道。襲人當作麝月等藏起嚇他頑便向麝月等笑着說道：小蹄子們頑呢？到底有個頑法把這件東西藏在那裡了？別真弄丟了，那可就大家活不成了。麝月等都正色道：這是那裡的話？頑是頑，笑是笑，這個事非同兒戲。你可到混說你自己昏了心了，想想罷。想想攔在那裡了？這會子又混賴人了。襲人見他這般光景，不像是頑話，便着急道：皇天菩薩，小祖宗到底你擺在那裡去了？寶玉道：我記明明得放在炕桌上的，你們到底我啊？襲人、麝月、秋紋等也不敢叫，人知道大家偷偷兒的各處搜尋，鬧了大半天，毫無影響，甚至番箱倒籠，實在沒

處去找，便疑到方纔這些人進來，不知誰檢了，去了。襲人說道：進來的誰不知道？這玉是性命是的東西，呢誰敢檢了去呢？你們好歹先別聲張，快到各處問去。若有姐妹們撿着嚇我們頑呢，你們給他磕頭，要了回來，若是小了頭偷了去，問出來也不回上頭，不論把甚麼送他，換了出來，都使得的。這可不是小事，真要丟了這個，比丟了寶二爺的還利害呢。麝月、秋紋剛要往外走，襲人又趕出來囑咐道：頭裡在這裡吃飯的，倒先別問去，找不成再惹出些風波來，更不好了。麝月等依言分頭各處追問，人人不曉，個個驚疑。麝月等回來，俱目瞪口呆，呆面面相覷。寶玉也嚇怔

了襲人急的只是乾哭找是沒處找回又不敢回怡紅院裡的人嚇得個個像木雕泥塑一般大家正在發歎只見各處知道的都來了探春叫把園門關上先命個老婆子帶着兩個丫頭再往各處去尋去一面又叫告訴眾人若誰找出來重重的賞銀大家頭宗要脫干係二宗聽見重賞不顧命的混找了一遍甚至於茅廝裡都找到誰知那塊玉竟像綉花針兒一般找了一天總無影響李紈急了說這件事不是頑的我要說句無禮的話了衆人道甚麼呢李紈道事情到了這裡也顧不得了現在園裡除了寶玉都是女人要求各位如姐妹姑娘都要叫跟來的了

頭脫了衣服大家搜一搜若沒有再叫了頭們去搜那些老婆子並粗使的了頭大家說道這話也說的有理現在人多手亂魚龍混雜到是這麼一來你們也洗洗清探春獨不言語那些丫頭們也都愿意洗淨自己先是平兒起平兒說道打我先搜起於是各人自己解懷李紈一氣兒混搜探春噴着李紈道大嫂子你也學那起不成才料的样子來了那個人既偷了去還肯藏在身上况且這件東西在家裡是寶到了外頭不知道的是廢物偷他做甚麼我想未必是有人使促狹眾人聽說又見環兒不在這裡昨兒是他滿屋裡亂跑都疑到他身上只是不肯說出來

探春又道使促狹的只有環兒你們叫個人去悄悄的叫了他來背地裡吡着他叫他拿出來然後嚇着他叫他不要聲張這就完了大家點頭稱是李執便向平兒道這件事還是得你去纔弄得明白平兒答應就趕着去了不多時同了賈環來了衆人假意裝出沒事的樣子叫人沏了盃茶擱在裡間屋裡衆人故意搭趂走開原叫平兒哄他平兒便笑着向賈環道你二哥哥的玉丟了你瞧見了沒有賈環便急得漲紫了臉瞪着眼說道人家丟了東西你怎麼又叫我來查問疑我我是犯過案的賊麼平兒見這樣子到不敢再問便又陪笑道不是這麼說怕三爺要拿

了去嚇他們所以白問問瞧見了沒有好叫他們找買環道他的玉在他身上看見不看見該問他怎麼問我捧着他的人多着咧得了甚麼不來問我丟了東西就來問我說着起身就走衆人不好攔他這裡寶玉倒急了說道都是這個勞甚子鬧事我也不要他了你們也不用鬧了環兒一去必是嚷得滿院裡都知道了這可不是鬧事了麼襲人等急得又哭道小祖宗你看這玉丟了沒要緊若是上頭知道了我們這些人就要分身碎骨了說着便嚎啕大哭起來衆人更加傷感明知此事掩飾不來只得商議定了話回來好回賈母諸人寶玉道你們竟也不用向議

硬說我砸了就完了平兒道我的爺好輕巧話兒上頭要問爲甚麼砸的呢他們也是個死啊儻或要起砸破的渣兒呢那又怎麼樣呢寶玉道不然便說我前日出門丟了衆人一想這句話倒還混得過去但是這兩天又沒上學又沒往別處去寶玉道怎麼沒有大前兒還到南安王府裡聽戲去了呢便說那日丟的探春道那也不妥既是前兒去的爲甚麼當日不來回衆人正在胡思亂想要裝點撒謊只聽得趙姨娘的聲兒哭着喊着走來說你們丟了東西自己不找怎麼叫人肯地裡拷問環兒我把環兒帶了來索性交給你們這一起伙上水的該殺該刑隨你們

罷說着將環兒一推說你是個賊快快的招罷氣得賈環也哭喊起來李執正要勸解了頭來說太太來了襲人等此時無地可容寶玉等趕忙出來迎接趙姨娘暫且也不敢做聲跟了出來王夫人見衆人都有驚惶之色纔信方纔聽見的話便道那塊玉真丟了麼衆人都不敢做聲王夫人走進屋裡坐下便叫襲人慌得襲人連忙跪下含淚要稟王夫人道你起來快快叫人細細找去一忙亂倒不好了襲人哽咽難言寶玉生恐襲人直告訴出來便說道太太這事不與襲人相干是我前日到南安王府那裡聽戲在路上丟了王夫人道爲甚麼那日不找寶玉道我怕

他們知道沒有告訴他們我叫焙茗等在外頭各處找過的王夫人道胡說如今脫換衣服不是襲人也們伏侍的麼大凡哥兒出門回來手巾荷包短了還要個明白何況這塊玉不見了便不問的麼寶玉無言可答趙姨娘聽見便得意了忙接過口道外頭丟了東西也賴環兒話未說完被王夫人喝道這裡說這個你且說那些沒要緊的話趙姨娘便不敢言語了還是李紈探春從實的告訴了王夫人一遍王夫人也急得泪如雨下索性要回明賈母去問邢夫人那邊跟來的這些人去鳳姐病中也聽見寶玉失玉知道王夫人過來料躲不住便扶了豐兒來到園裡

正值王夫人起身要走鳳姐姣怯怯的說請太太安寶玉等過來問了鳳姐好王夫人因說道你也聽見了麼這可不是奇事嗎剛纔眼錯不見就丟了再找不着你去想想打從老太太那邊了頭起至你們兒平誰的手不穩誰的心促狹我要回了老太太認真的查出來纔好不然是斷了寶玉的命根子了鳳姐回道僭們家人多手雜自古說的知人知面不知心那裡保得住誰是好的但是一吵嚷已經都知道偷玉的人若叫太太查出來明知是死無葬身之地他着了急反要毀壞了滅口那時可怎麼處呢據我的糊塗想頭只說寶玉本不愛他撻丟了也沒有甚

麼要緊只要大家嚴密些別叫老太太老爺知道這麼說了暗暗的派人去各處察訪哄騙出來那時玉也可得罪名也好定不知太太心裡怎麼樣王夫人遲了半日纔說道你這話雖也有理但只是老爺跟前怎麼瞞得過呢便叫環兒過來道你二哥哥的玉丟了自問了你一句怎麼你就亂嚷若是嚷破了人家把那個毀壞了我看你活得活不得賈環嚇得哭道我再不敢嚷了趙姨娘聽了那裡還敢言語王夫人便吩咐衆人道想來自然有沒找到的地方兒好端端的在家裡的還怕他飛到那裡去不成只是不許聲張限襲人三天內給我找出來要是三天找不

着只怕也瞞不住大家那就不用過安靜日子了說着便叫鳳姐兒跟到邢夫人那邊商議踮緝不題這裡李執等紛紛議論便傳喚看園子的一千人來叫把園門鎖上快傳林之孝家的來悄悄兒的告訴了他叫他吩咐前後門上三天之內不論男女下人從裡頭可以走動要出去時一概不許放出只說裡頭丟了東西待這件東西有了着落然後放人出來林之孝家的答應了是因說前兒奴才家裡也丟了一件不要緊的東西林之孝必要明白上街去找了一個測字的那人叫做甚麼劉鐵嘴測了一個字說的很明白回來依舊一我使我着了襲人聽見便央及

林家的道好林奶奶出去快求林大爺替我們問問去那
林之孝家的答應着出去了邢岫煙道若說那外頭測字
打卦的是不中用的我在南邊聞妙玉能扶乩何不煩他
問一問况且我聽見說這塊玉原有仙機想來問得出來
象人都咤異道僧們常見的從沒有聽他說起麝月便忙
問岫煙道想來別人求他是不肯的好姑娘我給姑娘磕
個頭求姑娘就去若問出來了我一輩子總不忘你的恩
說着趕忙就要磕下頭去岫煙連忙攔住黛玉五等也都慫
恫着岫煙速往櫳翠菴去一面林之孝家的進來說道姑
娘們大喜林之孝測了字回來說這玉是丟不了的將來

橫豎有人送還來的衆人聽了也都半信半疑惟有襲人
麝月喜歡的了不得探春便問測的是甚麼字林之孝家
的道他的話狠多奴才也學不上來記得是拈了個賞人
東西的賞字那劉鐵嘴也不問便說丟了東西不是李紈
道這就算好林之孝家的道他還說賞字上頭一個小字
底下一個口字這件東西狠可嘴裡放得必是個珠子寶
石衆人聽了誇讚道真是神仙往下怎麼說林之孝家的
道他說底下貝字折開不成一個見字可不是不見了因
上頭拆了當字叫快到當舖裡找去賞字加一人字可不
是償字只要找着當舖就有人有了人便贖了來可不是

償還了嗎衆人道既這麼着就先往左近找起橫豎幾個當鋪都找遍了少不得就有了僭們有了東西再問人就容易了李執道只要東西那怕不問人都使得林嫂子煩你就把測字話快去告訴二奶奶回了太太先叫太太放心就叫二奶奶快派人查去林家的答應了便走衆人摺安了一點兒神呆呆的等岫煙回來正呆等只見跟寶玉的焙茗在門外招手兒叫小了頭子快出來那小了頭趕忙的出去了焙茗便說道你快進去告訴我們二爺和裡頭太太奶奶姑娘們天大喜事那小了頭子道你快說罷怎樣這麼累贅焙茗笑着拍手道我告訴姑娘姑娘進去

回了僭們兩個人都得賞錢呢你打諒甚麼寶二爺的那塊玉呀我得了准信來了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評曰

水月菴一案若待賈政回家問出沁香鶴仙等同賈芹私通情事礙難發落今趁賈政上班從寬完結省卻無數累筆且元妃將薨留此女尼女道甚屬無謂早爲遣去又省後來再辦最爲簡淨得體

賈芹之胡行已經發覺賈赦等之造孽亦當敗露以小事引起大事

紫鵲說寶玉見一個愛一個貪多嚼不爛是意淫二

字註脚

紫鵲轉輾思量忽然醒悟自啐後來願入空門如此
已露端倪

賈赦說花妖作怪不如砍去賈政說見怪不怪其怪
自敗探春知係妖孽默無一言鳳姐囑襲人掛塊紅
綉希異應到喜事上去各人身分及心事說話雖有
不同而以為不祥無異惟賈母王夫人黛玉等以為
寶玉喜事所謂溺愛者不明也

李紈要搜衆人身上探春嗔說其非畢竟見識高出
二層但疑心環兒使促狹又惹趙姨娘吵嚷似屬多

事

劉鐵嘴測字亦頗有靈機惟當字假字的是江湖一
派

花妖兆怪通靈走失後從此元妃薨逝寶玉瘋顛甯
府抄沒賈母鳳姐相繼病亡甚至引盜入室串賣巧
姐種種凶事接踵而至此回是賈府盛極而衰一大
轉關處

紅樓夢卷九十四回終

紅樓夢卷九十五

第九十五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因訛成實元妃薨逝

以假混真寶玉瘋顛

話說焙茗在門口和小了頭子說寶玉的玉有了那小了頭急忙回來告訴寶玉眾人聽了都推着寶玉出去問他象人在廊下聽着寶玉也覺放心便走到門口問道你那裡得了快拿來焙茗道拿是拿不來的還得托人做保去呢寶玉道你快說是怎麼得的我好叫人取去焙茗道我在外頭知道林爺爺去測字我就跟了去我聽見說在當舖裡找我沒等他說完便跑到幾個當舖裡去找比給他

們瞧有一家便說有我說給我罷那鋪子裡要票子我說當多少錢他說三百錢的也有五百錢的也有前兒有一個人拿這麼一塊玉當了三百錢去今兒又有人也拿一塊玉當了五百錢去賢玉不等說完便道你快拿三百五百錢去取了來我們挑着看是不是裡頭襲人便啐道二爺不用理他我小時候兒聽見我哥哥常說有些人賣那些小玉兒沒錢用便去當想來是家家當舖裡有的家人正在聽得咤異被襲人一說想了一想倒大家笑起來說快叫二爺進來罷不用理那糊塗東西了他說的那些玉想來不是正經東西寶玉正笑着只見岫煙來了原來岫

烟走到櫺翠菴見了妙玉不及閒話便求妙玉扶乩妙玉冷笑幾聲說道我與姑娘來往爲的是姑娘不是勢利場中的人今日怎麼聽了那裡的語言過來纏我況且我並不曉得甚麼叫扶乩說着將要不理岫烟懊悔此來知他脾氣是這麼着的一時我已說出不好白回去又不好與他質証他會扶乩的話只得陪着笑將襲人等性命關係的話說了一遍見妙玉畧有活動便起身拜了幾拜妙玉歎道何必爲人做嫁但是我進京以來素無人知今日你來破例恐將來纏繞不休岫烟道我也一時不忍知你必是慈悲的便是將來他人求你願不願在你誰敢相強妙

玉笑了一笑叫道婆焚香在箱子裡找出沙盤乩架書了符命岫烟行禮祝告畢起來同妙玉扶着乩不多時只見那仙乩疾書道

噫來無跡去無踪青埂峯下倚古松 欲追尋山萬

重入我門來一笑逢

書畢停了乩岫烟便問請是何仙妙玉道請的是拐仙岫烟錄了出來請教妙玉解識妙玉道這個可不能連我也來懂你快拿去他們的聰明人多着呢岫烟只得回來進入院中各人都問怎麼樣岫烟不及細說便將所錄乩語遞與李紈衆姊妹及寶玉爭着都解的是一時要我是找

不着的然而丟是丟不了的不知幾時不找便出來了但是青埂峰不知在那裡李紈道這是仙機隱語俗們家裡那裡跑出青埂峰來必是誰怕查出摺在松樹的山子石底下也未可知獨是入我門來這句到底是入誰的門呢黛玉道不知請的是誰岫烟道拐仙探春說道若是仙家的門便難入了襲人心裡着忙便捕風捉影的混找沒一塊石底下不找到只是沒有回到院中寶玉也不問有無只管傻笑麝月着急道小祖宗你到底是那裏丟的說明了我們就是受罪也在明處啊寶玉笑道我說外頭丟的你們又不依你如今問我我知道麼李紈探春道今日從

早起鬧起已到三更來的天了。你瞧林妹妹已經撐不住，各自兒去了。我們也該歇歇兒。明兒再鬧罷。說着大家散去。寶玉即便睡下。可憐襲人等哭一回，想一回，一夜無眠。暫且不題。且說黛玉先自回去，想起金石的話，真個信不得。果真金玉有歡喜，心裡說道：和尚道士的話，真個信不得。果真金玉有緣，寶玉如何能把這玉丟了呢？或者因我之事，拆散他們。的金玉也未可知。想了半天，更覺安心。把這一天的勞乏，竟不理會。重新倒看起書來。紫鵲倒覺身倦，連催黛玉睡下。黛玉雖躺下，又想到海棠花上說這塊玉原是胎裡帶來的，非比尋常之物。來去自有關係。若是這花主好事呢，

不該失了這玉呀。看來此花開得不祥，莫非他有不吉之事。不覺又傷起心來。又轉想到喜事上頭，此花又似應開。此玉又似應失如此。一悲一喜，直想到五更方睡着。次日主夫人等早派人到當舖裡去查問。鳳姐暗中設法找尋，一連鬧了幾天，總無下落。還喜賈母賈政未知襲人等每日提心弔胆。寶玉也好幾天不上學，只是怔怔的，不言不語，沒心沒緒的。王夫人只知他因失玉而起，也不着意。那一日正在納悶，忽見賈璉進來請安，笑嘻嘻的，今日聽得軍機賈雨村打發人來告訴，二老爺說舅太爺陞了內閣大學士，奉旨來京，已定明年正月二十日宣麻，有三百

里的文書去了想舅太爺晝夜趲行半個多月就要到了
姪兒特來回太太知道王夫人聽說便歡喜非常正想娘
家人少薛姨媽家又衰敗了兄弟又在外任照應不着今
日忽聽兄弟拜相回京王家榮耀將來寶玉都有倚靠便
把失玉的心又畧放開些了天天只望兄弟來京忽一天
賈政進來滿臉泪痕喘吁吁的說道你去快稟知老太太
卽刻進宮不用多人的是你伏侍進去因娘娘忽得暴病
現在太監在外立等他說太醫院已經奏明痰厥不能醫
治王夫人聽說便大哭起來賈政道這不是哭的時候快
快去請老太太說得寬緩些不要嚇壞了老人家賈政說

着出來吩咐家人伺候王夫人收了泪去請賈母只說元
妃有病進去請安賈母念佛道怎麼又病了前番嚇得我
了不得後來又打聽錯了這回情愿再錯了也罷王夫人
一面回答一面催鴛鴦等開箱取衣飾穿戴起來王夫人
趕着回到自己房中也穿戴好了過來伺候一時出廳上
轎進宮不題且說元春自選了鳳藻宮後聖眷隆重身體
發福未免舉動費力每日起居勞乏時發痰疾因前日侍
宴回宮偶沾寒氣勾起舊病不料此回甚屬利害竟至痰
氣壅塞四肢厥冷一面奏明卽召太醫調治豈知湯藥不
進連用通關之劑並不見效內官憂慮奏請預辦後事所

續修綱目卷之九
以傳旨命賈氏椒房進見賈母王夫人遵旨進宮見元妃
痰塞口涎不能言語見了賈母只有悲泣之狀却少眼淚
賈母進前請安說些寬慰的話少時賈政等職名遞進宮
嬪傳奏元妃日不能顧漸漸臉色改變內宮太監卽要奏
聞恐派各妃看視椒房姻戚未便久霸請在外宮伺候賈
母王夫人怎忍便離無奈國家制度只得下來又不敢啼
哭惟有心內悲戚朝門內官員有信不多時只見太監出
來立傳欽天監賈母便知不好尙未敢動稍刻小太監傳
諭出來說賈娘娘薨逝是年甲寅年十二月十八日立春
元妃薨日是十二月十九日已交卯年寅月存年四十三

歲賈母含悲起身只得出宮上轎回家賈政等亦已得信
一路悲戚到家中邢夫人李紈鳳姐寶玉等出廳分東西
迎着賈母請了安並賈政王夫人請安大家哭泣不題次
日早起凡有品級的按貴妃喪禮進內請安哭靈賈政又
是工部雖按照儀注辦理未免堂上又要周旋他些同事
又要請教他所以兩頭更忙非比從前太后與周妃的喪
事了但元妃並無所出惟謚曰賢淑貴妃此是王家制度
不必多贅只講府中男女天天進宮忙的了不得的幸喜
鳳姐兒近日身子好些還得出來照應家事又要預備王
子騰進京接風賀喜鳳姐胞兄王仁知道叔叔入了內閣

仍帶家眷來京鳳姐心內歡喜便有些心病有這些娘家的人也便搭開所以身子到覺比前好了些王夫人看見鳳姐照舊辦事又把担子卸了一半又眼見兄弟來京諸事放心倒覺安靜些獨有寶玉原は無職之人又不念書代儒學裡知他家內有事也不來管他賈政正忙自然沒有空兒查他想來寶玉趁此機會竟可與姊妹們天天暢樂不料自他失了玉後終日懶怠走動說話也糊塗了并賈母等出門回來有人叫他去請安便去没人叫他他也不動襲人等懷着鬼胎又不敢去招惹他恐他生氣每天茶飯端到面前便吃不來也不要襲人看這光景不像是

有氣竟像是有病的襲人偷着空兒到瀟湘館告訴紫鵲說是二爺這麼着求姑娘給他開導開導紫鵲雖即告訴黛玉只因黛玉想着親事上頭一定是自己了如今見了他反覺不好意思若是他來呢原是小時在一處的也難不理他若說我去找他斷斷使不得所以黛玉不肯過來襲人又肯地裡去告訴探春那知探春心裡明明知道海棠開的怪異寶玉失的更奇接連着元妃姐姐薨逝諒家道不祥日日愁悶那有心腸去勸寶玉况兄弟姊妹們男女有別只好過來一兩次寶玉又終是懶懶的所以也不大常來寶釵也知失玉因薛姨媽那日應了寶玉的親事回去

便告訴了賈釵薛姨媽還說雖是你姨媽說了我還沒有應準說等你哥哥回來再定你願意不願意寶釵反正色的對母親道媽媽這話說錯了女孩兒家的事情是父母做主的如今我父親沒了媽媽應該做主的再不然問哥哥怎麼問起我來所以薛姨媽更愛惜他說他雖是從小嬌養慣的却也生來的貞靜因此在他面前反不提起寶玉了寶釵自從聽此一說把寶玉二字自然更不提起了如今雖然聽見失了玉心裡也甚驚疑倒不好問只得聽旁人說去竟像不如自己相干的只有薛姨媽打發了頭過來了好幾次問信因他自已的兒子薛蟠的事焦心只

等哥哥進京便好爲他出脫罪名又知元妃已薨雖然賈府忙亂却得鳳姐好了出來理家也把買家的事摺開了只苦了襲人雖然在寶玉跟前低聲下氣的伏侍勸慰寶玉竟是不懂襲人只有暗暗的着急而已過了幾日元妃停靈寢廟賈母等送殯去了幾天豈知寶玉一日狀似一日也不發燒也不疼痛只是吃不像吃睡不像睡甚至說話都無頭緒那襲人等一發慌了回過鳳姐鳳姐不時過來起先道是找不着玉生氣如今看他失魂落魄的樣子只有日日請醫調治煎藥吃了好幾劑只有添病的沒有減病的及至問他那裡不舒服寶玉也不說出來直至元

此事畢賈母惦記寶玉親自到園看視王夫人也隨過來
襲人忙叫寶玉接去請安寶玉雖說是有病每日原起來
行動今日叫他接賈母去他依然仍是請安惟是襲人在
旁扶看指教賈母見了便道我的兒我打諒你怎麼病着
故此過來哨你今你依舊的模樣兒我的心放了好些王
夫人也自然是寬心的但寶玉並不回答只管嘻嘻的笑
賈母等進屋坐下問他的話襲人教一句他說一句大不
似往常直是一個傻子似的賈母愈看愈疑便說我纔進
來看時不見有甚麼病如今細細一瞧這病果然不輕竟
是神魂失散的樣子到底因甚麼起的呢王夫人知事難

瞞又瞧瞧襲人那可憐的樣子只得便依着寶玉先前的
話將那往臨安伯府裡去聽戲時丟了這塊玉的話悄悄
的告訴了一遍心裡也傍皇的狠生恐賈母着急并說現
在着人在四下裡找尋求籤問卦都說在當舖裡找少不
得找着的賈母聽了急的站起來眼淚直流說道這件玉
如何是丟得的你們忒不懂事了難道老爺也是撻開手
的不成王夫人知賈母生氣叫襲人等跪下自己歛容低
首回說媳婦恐老太太着急老爺生氣都沒敢回賈母咳
道這是寶玉的命根子因丟了所以他是這麼失魂喪魄
的還了得况且這玉滿城裡都知道誰撿了去便叫你們

我出來麼叫人快快請老爺我與他說那時唬的王夫人
襲人等哀告道老太太這一生氣回來老爺更了不得了
現在寶玉病着交給我們儘命的找來就是了賈母道你
們怕老爺生氣有我呢便叫麝月傳人去請不一時傳進
話來說老爺謝客去了賈母道不用他也使得你們便說
我說的話暫且也不用責罰下人我便叫璉兒來寫出賞
格懸在前日經過的地方便說有人檢得送來者情愿賞
銀一萬兩如有知人檢得送信找得者送銀五千兩如真
有了不可吝惜銀子這麼一找少不得就找出來了若是
靠着偕們家幾個人我就找一輩子也不能得王夫人也

不敢直言賈母傳話告訴賈璉叫他速辦去了賈母便叫
人將寶玉動用之物都搬到我那里去只派襲人秋紋跟
過來餘者仍留園內看屋子寶玉聽了終不言語只是傻
笑賈母便攜了寶玉起身襲人等攙扶出園回到自己房
中叫王夫人坐下着人收拾裡間屋內安置便對王夫人
道你知道我的意思麼我爲的園裡人少怡紅院裡的花
樹忽萎忽開有些奇怪頭裡仗着一塊玉能除邪祟如今
此玉丢了生恐邪氣易侵故我帶他過來一塊兒住着這
幾天也不用叫他出去大夫來就在這裡瞧王夫人聽說
便接口道老太太想的自然是如今寶玉同着老太太住

了老太太的福氣大不論甚麼都壓住了賈母道甚麼福氣不過我屋裡乾淨些經卷也多都可以念念定定心神你問寶玉好不好那寶玉見問只是笑襲人叫他說好寶玉也就說好王夫人見了這般光景未免落淚在賈母這裡不敢出聲賈母知王夫人着急便說道你回去罷這裡有我調停他晚上老爺回來告訴他不必來見我不許言語就是了王夫人去後賈母叫鴛鴦找些安神定魄的藥按方吃了不題且說賈政當晚回家在車內聽見道兒上人說道人要發財也容易的狠那個問道怎麼兒得這個人又道今日聽見榮府裡丟了甚麼哥兒的玉了貼着招

帖兒上頭寫着玉的大小式樣顏色說有人撿了送去就給一萬兩銀子送信的還給五千呢賈政雖未聽得如此真切心內咤異急忙趕回便叫門上的人問起那事來門上的人稟道奴才頭裡也不知道今日晌午璉二爺傳出老太太的話叫人去貼帖兒纔知道的賈政便歎氣道家道該衰偏生養這麼一個孽障纔養他的時候滿街的謔言隔了十九年畧好了些這會子又大張曉論的我玉成何道理說着忙走進裡頭去問王夫人王夫人便一五一十的告訴賈政知是老太太的主意又不敢違拗只抱怨王夫人几句又走出來叫瞞着老太太背地裡揭了這個

帖兒下來豈知早有那些游手好閑的人揭了去了過了
些時竟有人到榮府門上口稱送玉來家內人們聽見喜
歡的了不得便說拿來我給你回去那人便懷內掏出賞
格來指給門上人瞧這不是你府上的帖子麼寫明送玉
來的給銀一萬兩二太爺你們這會子瞧我窮回來我得
了銀子就是個財主了別這麼待理不理的門上聽他話
頭來的硬說道你到底畧給我瞧一瞧我好給你回去那
人初到不肯後來聽人說的有理便掏出那玉托在掌中
一揚說這是不是衆家人原是在外服役只知有玉也不
常見今日纔看見這玉的模樣兒了急忙跑到裡頭搶頭

報似的那日賈政賈赦出門只有賈璉在家衆人回明賈
璉還細問真不真門上人口稱親眼見過只是不給奴才
要見主子一手交銀一手交玉賈璉却也喜歡忙去稟知
主夫人即便回明賈母把個襲人樂得合掌念佛賈母並
不改口一疊連聲快叫璉兒請那人到書房內坐下將玉
取來一看即便送銀賈璉依言請那人進來當客待他用
好言道謝要借這玉送到裡頭本人見了謝銀分廬不短
那人只得將一個紅紬子包兒送到去賈璉打開一看可
不是那一塊晶瑩美玉呢賈璉素惜原不理論今日倒要
看看看了半日上面的字也彷彿認得出來甚麼除邪祟

等字賈璉看了喜之不勝便叫家人伺候忙忙的送與賈母王夫人認去這會子驚動了合家的人都等着爭看鳳姐兒見賈璉進來便批手奪去不敢先看送到賈母手裡賈璉笑道你這麼一點兒事還不叫我獻功呢賈母打開看時只見那玉比先前昏暗了好些一面用手擦摸鴛鴦拿上眼鏡兒來戴着一瞧說奇怪這塊玉倒是的怎麼把頭裡的黃色都沒了呢王夫人看了一會子也認不出便叫鳳姐過來看鳳姐看了道像倒像只是顏色不大對不如叫寶兄弟自己一看就知道了襲人在旁也看着未必是那一塊只是盼得的心盛也不敢說出不像來鳳姐於是

從賈母手中接過來同着襲人拿來給寶玉瞧這時寶玉正睡着纔醒鳳姐告訴道你的玉有了寶玉正睡朦朧接在手裡也沒瞧便往地下一擗道你們又來哄我了說着只是冷笑鳳姐連忙拾起來道這也奇了怎麼你没瞧就知道呢寶玉也不答言只管笑王夫人也進屋裡來了見他這樣便道這不用說了他那玉原是胎裡帶來的一種古怪東西自然他有道理想來這個必是人見了帖兒照樣做的大家此時恍然大悟賈璉在外間屋裡聽見這話便說道既不是快拿來給我問問他去人家這樣事他敢來鬼混賈母喝住道璉兒拿了去給他叫他去罷那也是

窮極了的人没法兒了所以見我們家有這樣事他便想着賺給個錢也是有的如今白白的花了錢弄了這個東西又叫僭們認出來了依着我不要難爲他把這玉還他說不是我們的賞給他幾兩銀子外頭的人知道了纔肯有信兒就送來呢若是難爲了這一個人就有真的人家也不敢拿來了賈環答應出去那人還等着呢半日不見人來正在那裡心裡發虛只見賈璉氣忿走出來了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評曰

陪茗說當舖裡有玉是爲假玉做引子

請仙乩語直射寶玉談禪

若非王子騰進京及元妃薨逝二事耽延月日賈母必早知失玉情事無日不追尋吵嚷寶玉亦必早移出園文情過於急促且襲人求黛玉勸導黛玉避嫌不來探春明知不祥不肯常來及薛姨媽寶釵母女一番說話各人心事俱無從描寫此文章開展法黛玉避嫌亦是反跌下回

賈政因聽見招帖纔知失玉緣由暗地着人揭去招帖安頓得休

做假玉圖騙反觀後文真玉送來

紅樓夢卷九十五終

紅樓夢卷九十六

第九十六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齋

瞞消息鳳姐設奇謀

洩機關顰兒迷本性

話說賈璉拿了那塊假玉忿忿走出到了書房那個人看見賈璉的氣色不好心裡先發了虛了連忙站起來迎着剛要說話只見賈璉冷笑道好大胆我把你這個混帳東西這裡是甚麼地方兒你敢來掉壞回頭便問小廝們呢外頭轟雷一般幾個小廝齊聲答應賈璉道取繩子去捆起他來等老爺回來回明了把他送到衙門裡去衆小廝又一齊答應預備着呢嘴裡雖如此却不動身那人先自

唬的手足無措見這般勢派知道難逃公道只得跪下給
賈璉碰頭口口聲聲只叫老太爺別生氣是我一時窮極
無奈纔想出這個沒臉的營生來那玉是我借錢做的我
也不敢要了只得孝敬府裡的哥兒頑罷說畢又連連磕
頭賈璉啐道你這個不知死活的東西這府裡希罕你的
那朽不了的浪東西正鬧着只見賴大進來陪着笑向賈
璉道二爺別生氣了靠他算個甚麼東西饒了他叫他滾
出去罷賈璉道實在可惡賴大賈璉作好作歹眾人在外
頭都說這糊塗狗攘的還不給爺和賴大爺磕頭呢快快
的滾罷這等窩心脚呢那人趕忙磕了兩個頭抱頭鼠竄

而去從此街上鬧動了賈寶玉弄出假寶玉來且說賈政
那日拜客回來眾人因為燈節底下恐怕賈政生氣已過
去的事了便也都不肯回只因元妃的事忙碌了好些時
近日寶玉又病着雖有舊例家宴大家無與也無有可記
之事到了正月十七日王夫人正盼王子騰來京只見鳳
姐進來回說今日二爺在外聽得有人傳說我們家大老
爺趕着進京離城只二百多里地在路上沒了太太聽見
了沒有王夫人吃驚道我沒有聽見老爺昨晚也沒有說
起到底在那裡聽見的鳳姐道說是在樞密張老爺家聽
見的王夫人怔了半天那眼淚早流下來了因拭淚說道

回來再叫璉兒索性打聽明白了來告訴我鳳姐答應去了王夫人不免暗裡落淚悲女哭弟又爲寶玉耽憂如此連三接二都是不隨意的事那裡攔得住便有些心口疼痛起來又加賈璉打聽明白了來說道舅太爺是趕路勞乏偶然感冒風寒到了十里屯地方延醫調治無奈這個地方沒有名醫誤用了藥一劑就死了但不知家眷可到了那裡沒有王夫人聽了一陣心酸便心口疼得坐不住叫彩雲等扶了上炕還扎掙着叫賈璉去回了賈政卽速收拾行裝迎到那裡幫着料裡完畢卽刻回來告訴我們好叫你媳婦兒放心賈璉不敢違拗只得辭了賈政起身

賈政早已知道心裡狠不受用又知寶玉失玉已後神志惛憤醫藥無效又值王夫人心疼那年正值京察工部將賈政保列一等三月吏部帶領引見皇上念賈政勤儉謹慎卽放了江西糧道卽日謝恩已奏明起程日期雖有眾親朋賀喜賈政也無心應酬只念家中人口不甯又不敢耽延在家正在無計可施只聽見賈母那邊叫請老爺賈政卽忙進去看見王夫人帶着病也在那裡便向賈母請了安賈母叫他坐下便說你不日就要赴任我有多少話與你說不知你聽不聽說着掉下淚來賈政忙站起來說道老太太有話只管吩咐兒子怎敢不遵命呢賈母咽哽

着說道我今年八十一歲的人了你又要做外任去偏有
你大哥在家你又不能告親老你這一去了我所疼的只
有寶玉偏偏的又病得糊塗還不知道怎麼樣呢我昨日
叫賴升媳婦出去叫人給寶玉算算命這先生算得好靈
說要娶了金命的人幫扶他必要冲冲喜纔好不然只怕
保不住我知道你不信那些話所以教你來商量你的媳
婦也在這裡你們兩個也商量商量還是要寶玉好呢還
是隨他去呢賈政陪笑說道老太太當初疼兒子這麼疼
的難道做兒子的就不疼自己的兒子不成麼只爲寶玉
不上進所以時常恨他也不過是恨鐵不成鋼的意思老

太太既要給他成家這也是該當的豈有逆着老太太不
疼他的理如今寶玉病着兒子也是不放心因老太太不
叫他見我所以兒子也不敢言語我到底瞧瞧寶玉是個
甚麼病王夫人見賈政說着也有些眼圈兒紅知道心裡
是疼的便叫襲人扶了寶玉見了他父親襲人叫他來請
安他便請了個安賈政見他臉面狠瘦目光無神大有瘋
傻之狀便叫人扶了進去便想到自己也是望六的人了
如今又放外任不知道幾年回來儻或這孩子果然不好
一則年老無嗣雖說有孫子到底隔了一層二則老太太
最疼的寶玉若是有差錯可不是我的罪名更重了瞧瞧

王夫人一包眼淚又想到他身上復站起來說老太太這
麼大年紀想法兒疼孫子做兒子的還敢違拗老太太主
意該怎麼便怎麼就是了但只姨太太那邊不知說明白
了沒有王夫人便道姨太太是早應了的只爲蟠兒的事
沒有結案所以這些時總沒題起賈政又道這就是第一
層難處了他哥哥在監裡妹妹怎麼出嫁況且貴妃的事
雖不禁婚嫁寶玉應照已出嫁的姐姐有九個月的功服
此時也難娶親再者我的起身日期已經奏明不敢耽擱
這幾天怎麼辦呢賈母想了一想說的果然不錯若是等
這幾件事過去他父親又走了儻或這病一天重似一天

怎麼好只可越些禮辦了纔好想定主意便說道你若給
他辦呢我自然有個道理包管都礙不着姨太太那邊我
和你媳婦親自過去求他蟠兒那裡我央蟠兒去告訴他
說是要救寶玉的命諸事將就自然應的若說服裡娶親
當真使不得況且寶玉病着也不可教他成親不過是冲
冲喜我們兩家愿意孩子們又有金玉的道理婚是不用
合的了即挑了好日子接着偕們家分兒過了禮趕着挑
個娶親日子一槩鼓樂不用倒按官裡的樣子用十二對
提燈一乘八人轎子擡了來照南邊規矩拜了堂一樣坐
牀撒帳可不是算娶了親了麼寶了頭心地明白是不用

慮的內中又有襲人也還是個妥妥當當的孩子再有個明白人常勸他更好他又和寶了頭合的來再者姨太太會說寶了頭的金鎖也有個和尚說過只等有玉的便是婚姻焉知寶了頭過來不因金鎖倒招出他那塊玉來也定不得從此一天好似一天豈不是大家的造化這會子只要立刻收拾屋子鋪排起來這屋子是要你派的一概親友不請也不排筵席待寶玉好了過了功服然後再擺席請人這麼着都趕的上你也看見了他們小兩口兒的事也好放心的去賈政聽了原不願意只是賈母做主不敢違命勉強陪笑說道老太太想得極是也狠妥當只是

要吩咐家下衆人不許吵嚷得裡外皆知這要耽不是的姨太太那邊只怕不肯若是果真應了也只好按着老太太的主意辦去賈母道姨太太那邊有我呢你去罷賈政答應出來心中好不自在因赴任事多部裡領憑親友們薦人種種應酬不絕竟把寶玉的事聽憑賈母交與王夫人鳳姐兒了惟將榮禧堂後身王夫人內屋旁邊一大跨所二十餘間房屋指與寶玉餘者一槩不管賈母定了主意叫人告訴他去賈政只說狠好此是後話且說寶玉見過賈政襲人扶回裡間炕上因賈政在外無人敢與寶玉說話寶玉便昏昏沉沉的睡去賈母與賈政所說的話寶

玉一句也沒有聽見襲人等却靜靜兒的聽得明白頭裡雖也聽得些風聲到底影呵只不見寶釵過來却也有些信真今日聽了這些話心裡方纔水落歸漕倒也喜歡心裡想道果然上頭的眼力不錯這纔配得是我也造化若他來了我可以卸了好些擔子但是這一位的心裡只有一個林姑娘幸虧他沒有聽見若知道了又不知要鬧到甚麼分兒了襲人想到這裡轉喜爲悲心想這件事怎麼好老太太太那裡知道他們心裡的事初時高興說給他知道原想要他病好若是他仍似前的心事初見林姑娘便要摔玉砸玉况且那年夏天在園裡把我當作林姑

娘說了好些私心話後來因爲紫鵲說了句頑話兒便哭得死去活來若是如今和他說要娶寶姑娘就把林姑娘擻開除非是他人事不知還可若稍明白些只怕不但不能冲喜竟是催命了我再不把話說明那不是一害三個人了麼襲人想定主意待等賈政出去叫秋紋照看着寶玉便從裡間出來走到王夫人身傍悄悄的請了王夫人到賈母後身屋裡去說話賈母只道是寶玉有話也不理會還在那裡打算怎麼過禮怎麼娶親那襲人同了王夫人到了後間便跪下哭了王夫人不知何意把手拉着他說好端端的這是怎麼說有甚麼委屈起來說襲人道這

話奴才是不該說的這會子因爲沒有法兒了王夫人道
你慢慢的說襲人道寶玉的親事老太太已定了寶
姑娘了自然是極好的一件事只是奴才想着太太看去
寶玉和寶姑娘好還是和林姑娘好呢王夫人道他兩個
因從小兒在一處所以寶玉和林姑娘又好些襲人道不
是好些便將寶玉素與黛玉這些光景一一的說了還說
這些事都是太太親眼見的獨是夏天的話我從沒敢和
別人說王夫人拉着襲人道我看外面兒已瞧出幾分來
了你今兒一說更加是了但是剛纔老爺說的話想必都
聽見了你看看他的神情兒怎麼樣襲人道如今寶玉若有

人和他說話他就笑沒人和他說話他就睡所以頭裡的
話却倒都沒聽見王夫人道倒是這件事叫人怎麼樣呢
襲人道奴才說是說了還得太太告訴老太太想個萬全
的主意纔好王夫人便道既這麼着你去幹你的這時候
滿屋子的人暫且不用提起等我歇空兒回明老太太再
作道理說着仍到賈母跟前賈母正在那裡和鳳姐兒商
議見王夫人進來便問道襲人了頭說甚麼這麼鬼鬼祟
祟的王夫人趁問便將寶玉的小事細細回明賈母賈母
聽了半日沒言語王夫人和鳳姐也都不再說了只見賈
母歎道別的事都好說林丫頭倒沒有甚麼若寶玉真是

這樣這可叫人作了難了只見鳳姐想了一想因說道難倒不難只是我想了個主意不知姑媽肯不肯王夫人道你有主意只管說給老太太聽大家娘兒們商量着辦罷了鳳姐道依我想這件事只有一個掉包兒的法了賈母道怎麼掉包兒鳳姐道如今不管寶兄弟明白不明白大家吵嚷起來說是老爺做主將林姑娘配了他了瞧他的神情兒怎麼樣要是他全不管這個包兒也就不用了若是他有些喜歡的意思這事却要大費周折呢王夫人道就算他喜歡你怎麼樣辦法呢鳳姐走到王夫人耳邊如此這般的說了一邊王夫人點了幾點頭兒笑了一笑

說道也罷了賈母便問道你娘兒兩個搗鬼到底告訴我的是怎麼着呀鳳姐恐賈母不懂露洩機關便也向耳邊輕輕的告訴了一遍賈母果真一時不懂鳳姐笑着又說了幾句賈母笑道這麼着也好可就只忒苦了寶了頭了儻或吵嚷出來林了頭又怎麼樣呢鳳姐道這個話原只說給寶玉聽外頭一槩不許題起有誰知道呢正說間了頭傳進話來說璉二爺回來了王夫人恐賈母問及使個眼色與鳳姐鳳姐便出來迎着賈璉掬了個嘴兒回到王夫人屋裡等着去了一回兒王夫人進來已見鳳姐哭的兩眼通紅賈璉請了安將到十里屯料理王子騰的喪事的

話說了一遍便說有恩旨賞了內閣的職銜謚了文勤公命本宗扶柩回籍着沿途地方官員照料昨日起身同家眷回南去了舅太太叫我回來請安問好說如今想不到不能進京有多少話不能說聽見我大舅子要進京若是路上遇見了便叫他來到僭們這裡細細的說王夫人聽畢其悲痛自不必言鳳姐勸慰了一番請太太略歇晚上來再商量寶玉的事罷說畢同了賈璉回到自己房中告訴了賈璉叫他派人收拾新房不題一日黛玉早飯後帶着紫鵝到賈母這邊來一則請安二則也爲自己散散悶出了瀟湘館走了幾步忽然想起忘了手絹子來因叫紫

鵝回去取來自己却慢慢的走着等他剛走到沁芳橋那邊山石背後當日同寶玉葬花之處忽聽一個人嗚嗚咽咽在那裡哭黛玉然在脚聽時又聽不出是誰的聲音也聽不出哭着叨叨的是些甚麼話心裡甚是疑惑便慢慢的走去及到了跟前却見一個濃眉大眼的了頭在那裡哭呢黛玉未見他時還只疑府裡這些大了頭有甚麼說不出的心事所以來這裡發洩發洩及至見了這個了頭却又好笑因想到這種蠢貨有甚麼情種自然是那屋裡作粗活的了頭受了大女子的氣了細瞧了一瞧却不認得那了頭見黛玉來了便也不敢再哭站起來拭眼淚黛

玉問道你好好的爲甚麼在這裡傷心那了頭聽了這話
又流淚道林姑娘你評評這個理他們說話我又不知道
我就說錯了一句話我姐姐也不犯就打我呀黛玉聽了
不懂他說的是甚麼因笑問道你姐姐是那一個那了頭
道就是珍珠姐姐黛玉聽了纔知他是賈母屋裡的因又
問你叫甚麼那了頭道我叫傻大姐兒黛玉笑了一笑又
問你姐姐爲甚麼打你你說錯了甚麼話了那了頭道爲
甚麼呢就是爲我們寶二爺娶寶姑娘的事情黛玉聽了
這句話如同一個疾雷心頭亂跳畧定了定神便叫這了
頭你跟了我這裡來那了頭跟着黛玉到那畸角兒上葬

挑花的去處那裡背靜黛玉因問道寶二爺娶寶姑娘他
爲甚麼打你呢傻大姐道我們老太太和太太二奶奶商
量了因爲我們老爺要起身說就趕着往姨太太商量把
寶姑姑娶過來罷頭一宗給寶二爺冲甚麼喜第二宗說
到這裡又瞅着黛玉笑了一笑纔說道趕着辦了還要給
林姑娘說婆婆家呢黛玉已經聽呆了這了頭只管說道
我又不知道他們怎麼商量的不叫人吵嚷怕寶姑娘聽
見害臊我自和寶二爺屋裡的襲人姐姐說了一句俗們
明兒更熱鬧了又是寶姑娘又是寶二奶奶這可怎麼叫
呢林姑娘你說我這話害着珍珠姐姐甚麼了嗎他走過

來就打了我一一個嘴巴說我混說不遵上頭的話要攆出
我去我知道上頭爲甚麼不叫言語呢你們又沒告訴我
就打我說着又哭起來那黛玉此時心裡竟是油兒醬兒
糖兒醋兒倒在一處的一般甜苦酸鹹竟說不上甚麼味
兒來了停了一會兒顛巍巍的說道你別混說了你再混
說叫人聽見又要打你了你去罷說着自己轉身要回瀟
湘館去那身子竟有千百觔重的兩隻脚却像踏着縣花
一般早已軟了只得一步一步慢慢的走將下來了半天
還沒到沁芳橋畔原來脚下軟了走的慢且又迷迷癡癡
信着脚從那邊繞過來更添了兩箭地的路這時剛到沁

芳橋畔却又不覺的順着堤往向裡走起來紫鵲取
了絹子來却不見黛玉正在那裡看時只見黛玉顏色雪
白身子恍恍蕩蕩的眼睛也直直的在那裡東轉西轉又
見一個了頭往前頭走了離的遠也看不出是那一個來
心中驚疑不定只得趕過來輕輕的問道姑娘怎麼又回
去是要往那裡去黛玉也只模糊聽見隨口答道我問問
寶玉去紫鵲聽了摸不着頭腦只得攬着他到賈母這邊
來黛玉走到賈母門口心裡微覺明晰回頭看見紫鵲攬
着自己已便站住了問道你作什麼來的紫鵲陪笑道我找
了絹子來了頭裡見姑娘在橋那邊呢我趕着過去問姑

娘姑娘沒理會黛玉笑道我打量你來瞧寶二爺來了呢
不然怎麼往這裡走呢紫鵲見他心裡迷惑便知黛玉必
是聽見那了頭甚麼話了惟有點頭微笑而已只是心裡
怕他見了寶玉那一個已經是瘋瘋傻傻這一個又這樣
恍恍惚惚一時說出些不大體統的話來那時如何是好
心裡雖如此想却也不敢違拗只得攙他進去那黛玉却
又奇怪了這時不似先前那樣軟了也不用紫鵲打簾子
自己掀起簾子進來却是寂然無聲因賈母在屋裡歇中
覺了頭們也有脫滑頑去的也有打盹兒的也有在那裡
伺候老太太的倒是襲人聽見簾子响從屋裡出來一看

見是黛玉便讓道姑娘屋裡坐罷黛玉笑着道寶二爺在
家麼襲人不知底裡剛要答言只見紫鵲在黛玉身後和
他扳嘴兒指着黛玉又搖手兒襲人不解何意也不敢
言語黛玉却也不理會自己走進房來看見寶玉在那裡
坐着也不起來讓坐只瞅着嘻嘻的傻笑黛玉自己坐下
却也瞅着寶玉笑兩個人也不問好也不說話也無推讓
只管對着臉傻笑起來襲人看見這番光景心裡大不得
主意只是沒法兒忽然聽着黛玉說道寶玉你爲甚麼病
了寶玉笑道我爲林姑娘病了襲人紫鵲兩個嚇得面目
改色連忙用言語來岔兩個却又不答言仍舊傻笑起來

襲人見了這樣知道黛玉此時心中迷惑不減於寶玉因
悄和紫鵲說道姑娘纔好了我叫秋紋妹妹同着你攬回
姑娘歇歇去罷因回頭向秋紋道你和紫鵲姐姐送林姑
娘去罷你可別混說話秋紋笑着也不言語便來同着紫
鵲攬起黛玉那黛玉也就站起來瞅着寶玉只管笑只管
點頭兒紫鵲又催道姑娘回家去歇歇罷黛玉道可不是
我這就是回去的時候兒了說着便回身笑着出來了仍
舊不用了頭們攙扶自己却走得比往常飛快紫鵲秋紋
後面趕忙跟着走黛玉出了賈母院門只管一直走去紫
鵲連忙攙住叫道姑娘往這麼來黛玉仍是笑着隨了往
瀟湘館來離門口不遠紫鵲道阿彌陀佛可到了家了只
這一句話沒說完只見黛玉身子往前一栽哇的一聲一
口血直吐出來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假玉一事只可如此了結若必究治其人不但又生
枝節且閒費筆墨於有文毫無關涉

王子鵬中途病故賈存周特放糧道一悲一喜俱出
自意外一是見六親同運將漸漸衰落一是催寶玉
成親黛玉夭亡

襲人之一喜一悲是意中應有之事喜是爲自己

續修紅樓夢
靠悲是爲寶黛耽憂不得不向王夫人將兩人園中
先後光景盡清吐露

傻大姐真是招災惹禍的種子前拾繡囊以致搜檢
諸婢司棋晴雯因之殞命芳官等被逐出家今漏風
聲又令黛玉氣迷遂至天逝傻之爲禍不淺

寫黛玉寶玉兩人相見時只是傻笑一個迷失本性
一個瘋顛有病描畫入神

襲人叫秋紋同送黛玉回去爲回來報信地步

紅樓夢卷九十六終

紅樓夢卷九十七

第九十七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林黛玉焚稿斷癡情

薛寶釵出閣成大禮

話說黛玉到瀟湘館門口紫鵲說了一句話更動了心一
時吐血來幾乎暈倒虧了還同着秋紋兩個人攙扶着
黛玉倒屋裡來那時秋紋去後紫鵲雪雁守着見他漸漸
甦醒過來問紫鵲道你們守着哭甚麼紫鵲見他說話明
白倒放了心了因說姑娘剛纔打老太太那邊回來身上
覺着不大好唬的我們沒了主意所以哭了黛玉笑道我
那裡就能設死呢這一句話沒完又喘成一處原來黛玉

因昨日聽得寶玉寶釵的事情這本是他數年的心病一時急怒所以迷惑了本性及至回來吐了這一口血心中却漸漸的明白過來把頭裡的事一字也不記得了這會子見紫鵝哭方模糊想起傻大姐的話來此時反不傷心惟求速死以完此禮這裡紫鵝雪雁只得守着想要告訴人去怕又像上次招得鳳姐兒說他們失驚打怪的那知秋紋回去神情慌處正值賈母睡起中覺來看見這般光景便問怎麼了秋紋嚇的連忙把剛纔的事回了一遍賈母大驚說這還了得連忙着人叫了王夫人鳳姐過來告訴了他婆媳兩個鳳姐道我都囑咐到了這是甚麼人去

走了風這不更是一件難事了嗎賈母道且別管那些先瞧瞧去是怎麼樣了說着便起身帶着王夫人鳳姐等過來看視見黛玉顏色如雪並無一點血色神氣昏沉氣息微細半日又咳嗽了一陣了頭遞了痰盂吐出都是痰中帶血的大家都慌了只見黛玉微微睜眼看見賈母在他旁邊便喘吁吁的說道老太太你白疼了我了賈母一聞此言十分難受便道好孩子你養着罷不怕的黛玉微微一笑把眼又閉上了外面了頭進來回鳳姐道大夫來了於是大家畧避王夫人同着賈璉進來診了脈說道尙不妨事這是鬱氣傷肝肝不藏血所以神氣不定如今要用

歛陰止血的藥方可望好王大夫說完同着賈璉出去開方取藥去了賈母看黛玉神氣不好便出來告訴鳳姐等道我看這孩子的病不是我哭他只怕難好你們也該替他預備預備沖一沖或者好了豈不是大家省心就是怎麼樣也不至臨時忙亂偕們家裡這兩天正有事呢鳳姐兒答應了賈母又問了紫鵲一回到底不知是那個說的賈母心裡只是納悶因說孩子們從小兒在一處兒頑好些是有的如今大了懂的人事就該要分別些纔是做女孩兒的本分我纔心裡疼他若是他心裡有別的想法頭成了甚麼人了呢我可是白疼了他了你們說了我倒有些

不放心因回到房中又叫襲人來問襲人仍將前日回王夫人的話並方纔黛玉的光景述了一遍賈母道我方纔看他却還不至糊塗這個理我就不明白了偕們這種人家別的事自然沒有的這心病也是斷斷有不得的林了頭若不是這個病呢我憑着花多少錢都使得若是這個病不但治不好我也沒心腸了鳳姐道林妹妹的事老太太倒不必掛心橫豎有他二哥哥天天同着大夫瞧看倒是姑媽那邊的事要緊今日早起聽見說房子不差什麼就妥當了竟是老太太到姑媽那邊我也跟了去商量商量就只一件姑媽家裡有寶妹妹在那裡難以說話

不如索性請姑媽晚上過來偕們一夜都說結了就好辦了賈母王夫人都道你說的是今日晚了明日飯後偕們娘兒們就過去說着賈母用了晚飯鳳姐同王夫人各自歸房不提且說次日鳳姐吃了早飯過來便要試試寶玉走進裡間說道寶兄弟大喜老爺已擇了吉日要給你娶親了你喜歡不喜歡寶玉聽了只管瞅着鳳姐笑微微的點點頭兒鳳姐笑道給你娶林妹妹過來好不好寶玉却大笑起來鳳姐看着也斷不透他是明白是糊塗因又問道老爺說你好了纔給你娶林妹妹呢若還是這麼傻便不給你娶了寶玉忽然正色道我不傻你纔傻呢說着便

站起來說我去瞧瞧林妹妹叫他放心鳳姐忙扶住了說林妹妹早知道了他如今要做新媳婦了自然害羞不肯見你的寶玉道娶過來他到底是見我不見鳳姐又好笑又着忙心裡想襲人的話不差提了林妹妹雖說仍舊說些瘋話却覺得明白些若真明白了將來不是林姑娘打破了這個橙虎兒那饑荒纔難打呢便忍笑說道你好好兒的便見你若瘋瘋顛顛的就不見你了寶玉說道我有一個心前兒已交給林妹妹了他要過來橫豎給我帶來還放在我肚子裡頭鳳姐聽着竟是瘋話便出來看着賈母笑賈母聽了又是笑又是疼便說道我早聽見了

如今且不用理他，叫他好好的安慰他，俗們走罷。說着，王夫人也來了。大家到了薛姨媽那裡，只說惦记着這邊的事，來瞧瞧薛姨媽感激不盡，說些薛蟠的話，喝了茶。薛姨媽纔要叫人告訴寶釵鳳姐，連忙攔住說：「姑媽不必告訴寶妹妹，又向薛姨媽陪笑說道：『老太太此來一則爲瞧姑媽，二則也有句要緊的話，特請姑媽到那邊商議。』薛姨媽聽了，點點頭兒說：『是了。』於是大家又說些閒話，便回來了。當晚薛姨媽果然過來見過了賈母，到王夫人屋裡來，不免說起王子騰來。大家落了一回淚。薛姨媽便問道：『剛纔我到老太太那裡，寶哥兒出來請安，還好好兒的，不過』

略瘦些，怎麼你們說得狠利害？鳳姐便道：『其實也不怎麼樣，只是老太太懸心。目今老爺又要起身外任去，不知幾年纔來。老太太的意思，頭一件叫老爺看着寶兄弟成了家，也放心；二則也給寶兄弟冲冲喜，借大妹妹的金鎖壓壓邪氣，只怕就好了。薛姨媽心裡也愿意，只慮着寶釵委屈，便道：『也使得。』只是大家還要從長計較。計較纔好。王夫人便接着鳳姐的話，和薛姨媽說：『只說姨太太這會子家裡，没人不如把槌奩一槩蠲免，明日就打發蝌兒去告訴蟠兒，一面這裡過門，一面給他變法兒，撕擄官事，並不提寶玉的心事。又說姨太太既作了親，娶過來，早早好一天。』

大家早放一天心正說着只見賈母差鴛鴦過來候信薛姨媽雖恐寶釵委屈然也沒法兒又見這般光景只得滿口應承鴛鴦回去回了賈母賈母也甚喜歡又叫鴛鴦過來求薛姨媽和寶釵說明原故不叫他受委屈薛姨媽也答應了便議定鳳姐夫婦作媒人大家散了王夫人姊妹不免又敘了半夜話兒次日薛姨媽回家將這邊的話細細的告訴了寶釵還說我已經應承了寶釵始則低頭不語後來便自垂淚薛姨媽用好言勸慰解釋了好些話寶釵自回房內寶琴隨去解悶薛姨媽又告訴了薛蝌叫他明日起身一則打聽審詳的事二則告訴你哥哥一個信

兒你即便回來薛蝌去了四日便回來回覆薛姨媽道哥哥的事上司已經准了誤殺一過堂就要題本了叫咱們預備贖罪的銀子妹妹的事說媽媽做主很好的趕着辦罷薛姨媽聽了一則薛蟠可以回家二則完了寶釵的事心裡安頓了好些便是看着寶釵心裡好像不願意似的雖是這樣他是女兒家素來也孝順守禮的人知我應了他也沒得說的便叫薛蝌辦泥金庚帖填上八字即叫人送到璉二爺那邊去還問了過禮的日子來你好預備本來咱們不驚動親友哥哥的朋友是你說的都是混帳人親戚呢就是賈王二家如今賈家是男家王家無人在京

裡史姑娘放定的事他家沒有來請偕們偕們也不用通知到是把張德輝請了來托他照料些他上幾歲年紀的人到底懂事薛蝌領命叫人送帖過去次日賈璉過來見了薛姨媽請了安便說明日就是上好的日子今日過來回姨太太就是明日過禮罷只求姨太太不要挑飭就是了說着捧過通書來薛姨媽也謙遜了幾句點頭應允賈璉趕着回去回明賈政賈政便道你回老太太說既不叫親友們知道諸事甯可簡便些若是東西上請老太太瞧了就是了不必告訴我賈璉答應進內將話回明賈母這裡王夫人叫了鳳姐命人將過禮的物件都送與賈母過

目並叫襲人告訴寶玉那寶玉又嘻嘻的笑道這裡送到園裡回來園裡又送到這裡偕們的人送偕們的人收何苦來呢賈母王夫人聽了都喜歡道說他糊塗他今日怎麼這麼明白呢鴛鴦等忍不住好笑只得上來一件一件的點明給賈母瞧說這是金項圈這是金珠首飾共八十二件這是粧蟒四十疋這是各色綉緞一百二十疋這是四季的衣服共一百二十件外面也沒有預備羊酒這是折羊酒的銀子賈母看了都說好輕輕的與鳳姐說道你去告訴姨太太說不是虛禮求姨太太等蟠兒出來慢慢的叫人給他妹妹做來就是了那好日子日被褥還是偕們

這裡代辦了罷鳳姐答應了出來叫賈璉先過去又叫周瑞旺兒等吩咐他們不必走大門只從園裡從前開的便門內送去我也就過去這門離瀟湘館還遠儻別處的人見了囑咐他們不用在瀟湘館裡提起衆人答應着送禮而去寶玉認以爲真心裡大樂精神便覺得好些只是語言總有些瘋傻那過禮的回來都不揚名說姓因此上下人等雖都知道只因鳳姐吩咐都不敢走漏風聲且說黛玉雖然服藥這病日重一日紫鵲等在旁苦勸說這事情到了這個分兒不得不說了姑娘的心事我們也都知道至於意外之事是再沒有的姑娘不信只拿寶玉的身子

說起這樣大病怎麼做得親呢姑娘別聽瞎話自己安心保重纔好黛玉微笑一笑也不答言又咳嗽數聲吐出好些血來紫鵲等看去只有一息奄奄明知勸不過來惟有守着流淚天天三四輪去告訴賈母鴛鴦測度賈母近日比先疼黛玉的心差了些所以不常去回况賈母這幾日的心都在寶釵寶玉身上不見黛玉的信兒也不大提起只請太醫調治罷了黛玉向來病着自賈母起直到姊妹們的下人常來問候今見賈府中上下人等都不過來連一個問的人都沒有睜開眼只有紫鵲一人自料萬無生理因扎掙着向紫鵲說道妹妹你是我最知心的雖是老

太太派你伏侍我這幾年我拿你就當作我的親妹妹說到這裡氣又接不上來紫鵲聽了一陣心酸早哭得說不出話來遲了半日黛玉又一面喘一面說道紫鵲妹妹我躺着不受用你扶起我來靠着坐坐纔好紫鵲道姑娘的身上不大好起來又要抖擻着了黛玉聽了閉上眼不言語了一時又要起來紫鵲没法只得同雪雁把他扶起兩邊用軟枕靠住自己却倚在旁邊黛玉那裡坐得住下身自覺硃的疼狠命的掌着叫過雪雁來道我的詩本子說着又喘雪雁料是要他前日所理的詩稿因找來送到黛玉跟前黛玉點點頭兒又抬眼看那箱子雪雁不解只是

發怔黛玉氣的兩眼直瞪文咳嗽起來又吐了一口血雪雁連忙回身取了水來黛玉嗽了吐在盒內紫鵲用絹子給他拭了嘴黛玉便拿那絹子指着箱子又喘成一處說不上來閉了眼紫鵲道姑娘歪歪兒罷黛玉又搖搖頭兒紫鵲料是要絹子便叫雪雁開箱拿出一塊白綾絹子來黛玉瞧了撻在一邊使勁說道有字的紫鵲這纔明白過來要那塊題詩的舊帕只得叫雪雁拿出來遞給黛玉紫鵲勸道姑娘歇歇罷何苦又勞神等好了再瞧罷只見黛玉接到手裡也不瞧詩扎掙着伸出那隻手來狠命的撕那絹子却是只有打顫的分兒那裡撕得動紫鵲早已知

他是恨寶玉却也不敢說破只說姑娘何苦自己又生氣
黛玉點點頭兒接在袖裡便叫雪雁點燈雪雁答應連忙
點上燈來黛玉瞧瞧又閉了眼坐着喘了一會子又道籠
上火盆紫鵲打諒他冷因說道姑娘躺下多蓋一件罷那
火氣只怕耽不住黛玉又搖頭兒雪雁只得籠上擱在地
下火盆架上黛玉點頭意思叫挪到炕上來雪雁只得端
上來出去拿那張火盆炕桌那黛玉却又把身子欠起紫
鵲只得兩隻手來扶着他黛玉這纔將方纔的絹子拿在
手中蹶着那火點點頭兒往上一擻紫鵲唬了一跳欲要
搶時兩隻手却不敢動雪雁又出去拿火盆桌子此時那

絹子已經燒着了紫鵲勸道姑娘這是怎麼說呢黛玉只
作不聞回手又把那詩稿拿起來瞧了瞧又擻下了紫鵲
怕他又要燒連忙將身倚住黛玉騰出手來拿時黛玉又
早拾起擻在火上此時紫鵲却殼不着乾急雪雁正拿進
桌子來看見黛玉一擻不知何物趕忙搶時那紙沾火就
着如何能殼少待早已烘烘的着了雪雁也顧不得燒手
從火裡抓起來擻在地下亂跣却已燒得所餘無幾了那
黛玉把眼一閉往後一仰幾乎不會把紫鵲壓倒紫鵲連
忙叫雪雁上來將黛玉扶着放倒心裡突突的亂跳欲要
叫人時天又晚了欲不叫人時自己同着雪雁和鸚哥等

幾個小了頭又怕一時有甚麼原故好容易熬了一夜到了次日早起覺黛玉又緩過一點兒來飯後忽然又嗽又吐又緊起來紫鵲看着不祥了連忙將雪雁等都叫進來看守自己却來回賈母那知到了賈母上房靜悄悄的只有兩三個老媽媽和幾個做粗活的了頭在那裡看屋子呢紫鵲因問道老太太呢那些人都說不知道紫鵲聽這話咤異遂到寶玉屋裡去看竟也無人遂問屋裡的了頭也說不知紫鵲已知八九但這些人怎麼竟這樣狠毒冷淡又想到黛玉這幾天竟連一個人問的也沒有越想越悲索性激起一腔悶氣來一扭身便出來了自己想了一

想今日倒要看看寶玉是何形狀看他見了我怎麼樣過的去那一年我說了一句謊話他就急病了今日竟公然做出這件事來可知天下男子之心真真是冰寒雪冷令人切齒的一面走一面想早已來到怡紅院只見院門虛掩裡面却又寂靜的狠紫鵲忽然想到他要娶親自然是新屋子的但不知他這新屋子在何處正在那裡徘徊瞻顧看見墨雨飛跑紫鵲便叫住他墨雨過來笑嘻嘻的道姐姐在這裡做什麼紫鵲道我聽見寶二爺娶親我要來看看熱鬧兒誰知不在這裡也不知是幾兒墨雨悄悄的道我這話只告訴姐姐你可別告訴雪雁他們上頭吩

咐了連你們都不叫知道呢就是今日夜裡娶那裡是在這裡老爺派璉二爺另收拾了房子了說着又問姐姐有甚麼事麼紫鵲道沒甚麼事你去罷墨雨仍舊飛跑去了紫鵲自己發了一回歎忽然想起黛玉來這時候還不知是死是活因兩淚汪汪咬着牙發狠道寶玉我看他明兒死了你算是躲的過不見了你過了你那如心如意的事兒拿甚麼臉來見我一面哭一面走嗚嗚咽咽的自回去了還未到瀟湘館只見兩個小了頭在門裡往外探頭探腦的一眼看見紫鵲那一個便嚷道那不是紫鵲姐姐來了嗎紫鵲知道不好了連忙擺手兒不叫嚷趕忙進去看

時只見黛玉肝火上炎兩顴紅赤紫鵲覺得不安叫了黛玉的奶媽王奶媽來一看他便大哭起來這紫鵲因王奶媽有些年紀可以仗個但兒誰知竟是個沒主意的人反倒把紫鵲弄得心裡七上八下忽然想起一個人來使命小了頭急忙去請你道是誰原來紫鵲想起李宮裁是個孀居今日寶玉結親他自然迴避况且園中諸事向係李執料理所以打發人去請他李執正在那裡給賈蘭改詩冒冒失失的見一個了頭進來回說大奶奶只怕林姑娘不好了那裡都哭呢李執聽了嚇了一大跳也不及問了連忙站起身來便走素雲碧月跟着一頭走着一頭落淚

想着姐妹在一處一場更兼他那容貌才情真是寡二少
雙惟有青女素娥可以髣髴一二竟這樣小小的年紀就
作了北邙鄉女偏偏鳳姐想出一條偷梁換柱之計自己
也不好過瀟湘館來竟未能少盡姊妹之情真真可憐可
歎一頭想着已走到瀟湘館的門口裡面却又寂然無聲
李紈倒着起忙來想來必是已死都哭過了那衣衾未知
糝裏妥當了沒有連忙三步兩步走進屋子來裡間門口
一個小了頭已經看見便說大奶奶來了紫鵝忙往外走
和李紈走了個對臉李紈忙問怎麼樣紫鵝欲說話時惟
有喉中哽咽的分兒却一字說不出那眼淚一似斷線珍

珠一般祇將一隻手回過去指着黛玉李紈看了紫鵝這
般光景更覺心酸也不再問連忙走過來看時那黛玉已
不能言李紈輕輕叫了兩聲黛玉却還微微的開眼似有
知識之狀但只眼皮嘴唇微有動意口內尙有出入之息
却要一句話一點淚也沒有了李紈回身見紫鵝不在眼
前便問雪雁雪雁道他在外頭屋裡呢李紈連忙出來只
見紫鵝在外頭空牀上躺着顏色青黃閉了眼只管流淚
那鼻涕眼淚把一個砌花錦邊的褥子已濕了盃大的一
片李紈連忙喚他那些紫鵝纔慢慢的睜開眼欠起身來李
紈道傻了頭這是甚麼時候且只顧哭你的林姑娘的衣

衾還不拿出來給他換上還等多早晚呢難道他個女孩兒家你還叫他出身露體精着來光着去嗎紫鵲聽了這句話一發止不住痛哭起來李統一面也哭一面着急一面拭淚一面拍着紫鵲的肩膀說好孩子你把我的心都哭亂了快着收拾他的東西罷再遲一會子就了不得了正鬧着外邊一個人慌慌張張跑進來倒把李統唬了一跳看時却是平兒跑進來看見這樣只是歎嗒嗒的發怔李統道你這會子不在那邊做什麼來了說着林之孝家的也進來了平兒道奶奶不放心叫來瞧瞧既有大奶奶在這裡我們奶奶就只顧那一頭兒了李統點點頭兒平

兒道我也見見林姑娘說着一面往裡走一面早已流下淚來這裡李統因和林之孝家的道你來的正好快出去瞧瞧去告訴管事的預備林姑娘的後事妥當了叫他來同我不用到那邊去林之孝家的答應了還站着李統道還有甚麼話呢林之孝家的道剛纔二奶奶和老太太商量了那邊用紫鵲姑姑使喚使喚呢李統還未答言只見紫鵲道林奶奶你先請罷等着人死了我們自然是出去的那裡用這麼說到這裡却又不好了因又改說道况且我們在這裡守着病人身上也不潔淨林姑娘還有氣息呢不時的叫我李統在旁解說道當真這林姑娘和這

丫頭也是前世的緣法兒倒是雪雁是他南邊帶來的他倒不理會惟有紫鵲我看他兩個一時也離不開林之孝家的頭裡聽了紫鵲的話未免不受用被李紈這番一說却也沒的說又見紫鵲哭得淚人一般只好瞅着他微微的笑因又說道紫鵲姑娘這些閒話倒不要緊只是他說的嗎我可怎麼回老太太呢況且這話是告訴得二奶奶的嗎正說着平兒擦着眼淚出來道告訴二奶奶甚麼事林之孝家的將方纔的話說了一遍平兒低了一回頭說這麼着罷就叫雪姑娘去罷李紈道他使得嗎平兒走到李紈耳邊說了幾句李紈點點頭兒道既是這麼着就叫

雪雁過去也是一樣的林之孝家的因問平兒道雪姑娘使得嗎平兒道使得都是一樣林家的道那麼姑娘就叫雪姑娘跟了我去我先去回了老太太和二奶奶這可是大奶奶和姑娘的主意回來姑娘再各自回二奶奶去李紈道走了你這麼大年紀連這麼點子事還不耽呢林家的笑道不是不耽頭一宗這件事老太太和二奶奶辨的我們都不能狠明白再者又有大奶奶和平姑娘呢說着平兒已叫了雪雁出來原來雪雁因這幾日嫌他小孩子家懂得甚麼便也把心冷淡了況且聽是老太太和二奶奶叫也不敢不去連忙收拾了頭平兒叫他換了新鮮

衣服跟着林家的去了隨後平兒又和李紈說了幾句話李紈又囑咐平兒打那麼催着林之孝家的叫他男人快辦了來平兒答應看出來轉了個灣子看見林家的帶着雪雁在前頭走呢趕忙叫住道我帶了他去罷你先告訴林大爺辦林姑娘的東西去罷奶奶那裡我替回就是了那林家的答應着去了這裡平兒帶了雪雁到了新房子裡回明了自去辦事却說雪雁看見這般光景想起他家姑娘也未免傷心只是在賈母鳳姐跟前不敢說出因又想想道也不知用我作什麼我且瞧瞧寶玉成家和我們娘姑好的蜜裡調油這時候總不見面了也不知是真病

假病怕我們姑娘不依他假說丟了玉粧出傻子樣兒來叫我們姑娘寒了心他好娶寶姑娘的意思我看看他去看他見了我傻不傻莫不成今兒還粧傻麼一面想着已溜到裡間屋子門口偷偷見的瞧這時候寶玉雖因失玉昏憤但只聽見娶了黛玉爲妻真乃是從古至今天上人間第一件暢心滿意的事了那身子頓覺健旺起來祇不過不似從前那般靈透所以鳳姐的妙計百發百中巴不得卽見黛玉盼到今日完姻真樂得手舞足蹈雖有幾句傻話却與病時光景大相懸絕了雪雁看了又是生氣又是傷心他那裡曉得寶玉的心事便各自走開這裡寶玉便

叫襲人快快給他裝新坐在王夫人屋裡看見鳳姐尤氏
忙忙碌碌再盼不到吉時只管問襲人道林妹妹打園裡
來爲甚麼費事還不來襲人忍着笑道等好時辰回來又
聽見鳳姐與王夫人道雖然有服外頭不用鼓樂偕們南
邊規矩要拜堂的冷清清使不得我傳了家內學過音樂
管過戲子的那些女人來吹打熱鬧些王夫人點頭說使
得一時大轎從大門進來家裡細樂迎出去十二對宮燈
排着進來倒也新鮮雅致儀相請了新人出轎寶玉見新
人蒙着蓋頭喜娘披紅扶着下首扶新人的你道是誰原
來就是雪雁寶玉看雪雁猶想因何紫鵲不來倒是他呢

又想道是了雪雁原是他南邊家裡帶來的紫鵲仍是我
們家的自然不必帶來因此見了雪雁竟如見了黛玉的
一般歡喜儀相贊禮拜了天地請出賈母受了四拜後請
賈政夫婦登堂行禮畢送入洞房還有坐牀撒帳等事俱
是按金陵舊例賈政原爲賈母作主不敢違拗不信冲喜
聽說那知今日寶玉居然像個好人一般賈政見了倒也
喜歡那新人坐了牀便要揭起蓋頭的鳳姐早已防備故
請賈母王夫人等進去照應寶玉此時到底有些傻氣便
走到新人跟前說道妹妹身上好了好些天不見了蓋着
這勞什子做什麼欲待要揭去反把賈母急出一身冷汗

來寶玉又轉念一想道林妹妹是愛生氣的不可造次又歇了一歇仍是按擦不住只得上前揭了喜娘接去蓋頭雪雁走開鶯兒等上來伺候寶玉睜眼一看好像寶釵心中不相信自己一手持燈一手擦眼一看可不是寶釵麼只見他盛妝豔服豐肩煥體鬢低髻彈眼睜息微真是荷粉露垂杏花煙潤了寶玉發了一回怔又見鶯兒立在傍邊不見了雪雁寶玉此時心無主意自己反以爲是夢中了呆呆的只管站着衆人接過燈去扶了寶玉仍舊坐下兩眼直視半語全無賈母恐他病發親自扶他上牀鳳姐尤氏請了寶釵進入裡間牀上坐下寶釵此時自然是低頭

不語寶玉定了一回神見賈母王夫人坐在那邊便輕輕的叫襲人道我是在那裡呢這不是做夢麼襲人道你今日好日子甚麼夢不夢的混說老爺可在外頭呢寶玉悄悄兒的拿手指着道坐在那裡這一位美人兒是誰襲人握了自己的嘴笑的說不出話來歇了半日纔說道是新娶的二奶奶衆人都回過頭去忍不住的笑寶玉又道好糊塗你說二奶奶到底是誰襲人道寶姑娘寶玉道林姑娘呢襲人道老爺作主娶的是寶姑娘怎麼混說起林姑娘來寶玉道我剛纔看見林姑娘了麼還有雪雁呢怎麼說沒有你們這都是做什麼頑呢鳳姐便走上來輕輕

的說道寶姑娘在屋裡坐着呢別混說回來得罪了他老太太不依的寶玉聽了這會子糊塗更利害了本來原有昏憤的病加以今夜神出鬼沒更叫他不得主意便也不顧別的了口口聲聲只要我林妹妹去賈母等上前安慰無奈他只是不懂又有寶釵在內又不好明說知寶玉舊病復發也不講明只得滿屋裡點起安息香來定住他的神魂扶他睡下衆人雅雀無聞停了片時寶玉便昏沉睡去賈母等纔得畧略放心只好坐以待旦叫鳳姐去請寶釵安歇寶釵置若罔聞也便和衣在內暫歇賈政在外未知內裡原由只就方纔眼見的光景想來心下倒放寬了

恰是明日就是起程的吉日畧歇了一歇衆人賀喜送行賈母見寶玉睡着也回房去暫歇次早賈政辭了宗祠過來拜別賈母稟稱不孝遠離惟願老太太順時頤養兒子一到任所即修稟請安不必掛念寶玉的事已經依了老太太完結只求老太太訓誨賈母恐賈政在路不放心並不將寶玉復病的話說起只說我有一句話寶玉昨夜完姻並不是同房今日你起身必該叫他遠送纔是他因病冲喜如今纔好些又是昨日一天勞乏出來恐怕着了風故此問你你叫他送呢我即刻去叫他你若疼他我就叫人帶了他來你見見叫他給你磕頭就算了賈政道叫他

送甚麼只要他從此已後認真念書比送我還喜歡呢賈母聽了又放了一條心便叫賈政坐着叫鴛鴦去如此如此帶了寶玉叫襲人跟着來鴛鴦去了不多一會果然寶玉來了仍是叫他行禮寶玉見了父親神志略斂些片時清楚也沒甚麼大差賈政吩咐了幾句寶玉答應了賈政叫人扶他回去了自己回到王夫人房中又切實的叫王夫人管教兒子斷不可如前驕縱明年鄉試務必叫他下場王夫人一一的聽了也沒提起別的卽忙命人扶了寶釵過來行了新婦送行之禮也不出房其餘內眷俱送至二門而回賈珍等也受了一番訓飭大家舉酒送行一班進了未知性命如何下回分解

評曰

子弟及晚輩親友直送至十里長亭而別不言賈政起程赴任且說寶玉回來舊病陡發更加昏憤連飲食也不能進了未知性命如何下回分解

寶釵出閣成禮時卽是黛玉魂歸太虛之日若一回並敘未免筆墨繁瑣顧此失彼描寫不盡故分作兩回此回只寫黛玉病危單寫寶釵成婚光景至黛玉身故日時却於下回寶釵口中說出用補筆細敘此文章斟酌先後變動安閒法

賈母因知黛玉心病疼愛之心頓減不但道理甚正

且便專辦寶釵大事

鳳姐試寶玉寶玉說我有一個心交給林妹妹與八
十二回黛玉夢境及寶玉心疼遙遙呼應

寫薛蟠問准悞殺既反跌後來部駁又類勢好完寶

釵婚事

黛玉病危没人看問獨有紫鵲一刻不離不但寫賈
母心冷寶釵事忙衆人亦俱冷淡可爲黛玉傷心且
見紫鵲情重爲將來不睬寶玉埋根

紫鵲若竟找着新房看見寶玉便恐生出枝節今因
墨雨口說紫鵲即便哭回既省累筆文更緊湊

於病勢垂危手忙腳亂時忽然要喚紫鵲過去令人
實不堪耐無怪紫鵲之急不擇音若不叫雪雁去此
事殊難排解但雪雁之去非平兒作主誰敢擔承此
平兒之來不但見鳳姐細心且卽以周全此事并可
使鳳姐等俱知黛玉不起文章細密無以復加
寫寶釵成禮時光景令新人殊不堪耐與黛玉遙遙
相照

卷之五